



七經雕題畧七之一

論語 據朱子集注

藝文志曰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學而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不亦樂乎？

或曰：時，如時措之時，謂當其時而習行，之聲如掌聲。

進劍左首，堯王以拘，既學，學遠則當授受之時，而習

行左首以拘之事是也。未可以時。解又非子之

語之上

習、講習也、亦以習
言、即如或說宜
時行之、不合時習
之、此說不足論
鄭記曰、弟子時術
之、朱注時習之
極意、意、執相已
效作

七經雕題畧七之一

論語 據朱子集記

語之上



藝文志曰、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
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學而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不亦樂乎

或曰、時如時措之時、謂當其時而習行之、譬如學禮

進劍左首、受玉以掬、既嘗學、迺則當授受之時、而習

行左首以掬之事是也、未可以時解、又非十二時

子張篇、子貢曰、夫
子之云、不亦宜乎
董子曰、不亦善乎
親善固所自盡也
不亦之亦、非比其
類之辭、只是語助

本文樂字、樂與人
同、程子樂字、單言
一心之樂、

之時、又曰、時字、古無作時字用者、
註、不必論復初、

習字意、全在行上、程說、思澤浹洽、非正意、
謝註、坐時習、立時習、穩當、但無時而不習、句亦太急、
迫、

正義、亦者、凡外境適心、則人心說樂、可說可樂之事、
類非一、此學而時習、有明自遠方來、亦說樂之事耳、
故曰、亦、猶易云、亦可醜也、亦可喜也、
說樂、本非工夫、亦非難事、程子總註、非樂不足以語

君子句、不可曉、

為仁之本

此章仁字、以施行者言、本未嘗論性中存否也、程註
雖善、亦屬餘意、勿泥、

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訓為好、則意味淺短矣、且就本字、看出其權變機
關之意、

古人用鮮字、例皆如此、不獨聖人為然、亦言語之道、
耳、且鮮字、與寡字、少字、元自不同、

上章、有子曰、孝弟
而好犯上者、鮮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
亂者、未之有也、云
鮮者、或僅有也、未
之有也者、絕無之
也、古人用鮮字、例
如此、蓋與少字同、

三省三復三思之
聲皆丁字鄭重之
意不必如注分折

○三省吾身 不忠乎
論語三仕三已三黜三省三嗅三思三復三以天下
讓集註唯音三黜三思三復為去聲而不音其餘其
實音義同也孟子三侯往聘三失伍亦無音
蔡虛齋曰三字字正所謂省也

三省者三過省察也蓋一日之中一過則以不忠乎
一過則以不信乎又一過則以傳不習乎也非三過
各以三事也註以此三者日省三字與本文音義不
同而意不相悖言各有所指也

傳不習乎

何晏曰言凡所傳之事無素不講習而傳之乎

照上文例傳下宜有而字今無之者足以見語氣不

同何註宜從則三事並在與人上文意尤煩

傳者謂得之左而致之右受之上而授之下之類未

可單以受解如傳國傳盃可以見字義矣左傳顏高

之弓六鈞皆取而而傳觀之

註三者之序不必言

○道千乘之國

古無導字、道之加寸、猶知之加日、後世文字也。

皇侃本、道作導、

千乘之國、方三百一十六里、是舉當時大國而言也、

不當以始封周制論焉、

敬事而信、

敬字、輕且活、只是戒懼謹重之而已矣、註、主一無適、

似大重、且不中窺、但論語是處、始出敬字、故朱子用、

字義作解耳、讀者宜領是意、勿泥、

說者言、敬該動靜、主一亦該動靜、固有是理、然敬字、

自有死活之異、若主一無適、唯可以解死字、不可以

主一無適、自是宗
傳之敬也、古人所
云敬者、皆輕且活、
一無死字、此亦亦
能覺之、但不敢言
耳、

解活字、及諸回護說、皆失之、

節用而愛人、

凡人與民並舉者、民是農矣、人主仕者、而農之外皆

是矣、

蔡虛齋曰、人字說得廣、凡百姓百官賢人君子皆是、

使民以時、專指民、

是章、不必下務本解、又程註、堯舜不過此、亦似過當、

夫聖人之語、亦有淺者、有深者、何必一一鑿求其至

味哉、

古書幼語金子乃
後世云子夏也非
從師之公弟子也仁
者必有此誤在組
末所駁

身體弱多病皆受
於父母故不言致
身以君之食祿養
身故言致身今云
子不患不致身臣
不患不致力似未
必然

果如高張二子說
乎此章亦不然無
味朱注不可易

雖曰不要君吾不
信也人謂子夏不
仁吾不信也是皆
反決其非不要君
非其不仁之辭也
吾必謂之學矣人
謂其未學而德行
如是者吾不察其
望否必謂之為能
學者是特加褒稱
也非反人言也

註以敬為主及復相因皆不可從

是章不言子夏而言弟子必是後師受業之人矣

謹而信

葛屺瞻曰謹謂行之不肆信謂言之不欺

○賢賢易色能竭其力能致其身

首揭賢便是學者模樣

父母曰竭力君曰致身方有味古人言語不苟如此

蓋人情大祇於父母不患其不致身以其至親天屬

也唯患其不竭力以其狎恩恃愛而無爵祿榮辱之

期也於君不患其不竭力以其爵祿榮辱切於身也
唯患其不致身以其義合非天屬之親也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高中玄曰學以明倫若能篤於人倫如此不學而能

乎加一質字硬非子夏論學之意雖曰未學吾必謂

之學與雖曰不要君吾不信意同謂必由於學也

張芑山曰必謂之學者以為此非務學必不能如此

也非重生質之美而言子夏既不謂質美不必學其

弊亦何至廢學集註添出句非生質一句非子夏正

意、

曰是旁人稱言之也、非其人自稱、

園外游吳二說皆失之、

○君子不重則不威、主忠信、

君子以位而言、非指德、園外註、君子之道云云、恐失
竅、

不威不固、就其見成而泛論焉、主忠信以下、乃為學
之工夫、不當混說、

蔡虛齋曰、游氏從註、與朱子註旨、意稍異、

少
海吳二說皆不可

威重與忠信心貌也、不當以君子之道學之道判之、

○慎終追遠、

後世厚葬之風盛矣、皆是奢侈、與風水之感耳、並非
慎終之謂、尤所當明辨、

子於父母、未事竭力而得其歡心、斯謂之孝、若喪與

祭、是生事愛敬之餘波矣、然人之所易忽忘而致謹

慎、所以為厚也、決非謂喪祭重於生事也、若孟子所

謂當大事者、以其一有不至、則不可追悔而言耳、與

此章異科、迨世學者、有一等悖德、其於親生事、不肯

竭力亦不求得歡心、甚至以意見不同致年節及親
 則以喪祭為天下大事、致敬極嚴、自以為孝而率其
 弟子、必以曾子此語為根據、其闕於本末、有若此者、
 古人或忽於喪祭、而生事不敢不勉、今人則勉於
 喪祭、而忽忘於生事、嗚呼、學之偏駁、其可不懼哉、
 ○其諸異字人之求之典
 或曰、諸字衍文
 語意猶言、夫子所以求、異乎他人所以求也、此處未
 可看得字註、求而後得、不貽本文

公羊傳、齊無仲孫
 其諸吾仲孫與字
 法正同、諸字非衍

他人乞請以求之、夫子溫良恭儉讓以求之、非求而
 曰求、是子貢言語巧處、讀者唯在意解
 ○無改於父之道
 高中云曰、道謂其父平生之所常行也、
 蔡虛齋曰、上二句是看其人之善否、下一句則專就
 子道上看、
 ○和為貴、小大由之
 彼此順便、情意流通、是和字之本義矣、註後容不迫
 無不可者、然亦當就本義求焉、

表記曰恭以遠恥
又曰恭近禮家語
曰恭則近禮又曰
不信無復不恭失
禮程子曰信本不

及義恭本不及禮
然信近於義者以
言可復也恭近於
禮者以遠而厚也
近遠只是近遠非
言之難朱注本失
文義此老似為護
短

以余觀之世人多
厚於外親或疎於
本屬此解似滿於
事情矣

南史王元規傳云
元規孤隨母依舅
氏往臨海郡士豪
劉護欲妻以女母
欲許元規泣曰因
不失親古人所重
豈得若此異域親
屬非類母感其言
而止是蓋用古注
義非謂不失親於
外屬也

小大謂小礼大礼之字指和
知和而和

和宗雖有樂之意味然本在行礼上而言未嘗典禮
對譬猶陰中之陽矣程註經以礼樂對說恐主張大
過范註亦然

程註以斯為美與本註異仍沿古註也

⑤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遠耻辱

近於義合於義也遠耻辱不被耻辱也然言語稍寬
近與遠對優揚為文不當急迫解為近於礼句亦微

此、
後履之本字音履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因、姻之本字姻同外親也外親疏遠不比於本屬之
親故人情於外親易失其親厚之恩今於外親且不
失其親厚之恩則本屬可知矣如是者乃可以為宗
子也宗子統攝親族者

陳王元規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

○敏於事而慎於言

事易怠慢、故欲其敏、言易妄發、故欲其慎、俱自修之
急務矣、不必靠有餘不足說

此與明言敏行、意同、

小學本註、敏於事不敢怠也、慎於言不敢忽也、

張芑山曰、不是贊君子說話、全在無求字、敏慎字、就
正字內面、見得好學汲汲不自己處、湏合三段意、纔
說得是好學、尹氏歸重就正、意欠周匝、

○子曰可也 貧而樂

可者、畧々許之之辭、惟非十分圓滿之辭、亦不當露

不滿之意、註僅可未盡、恐犯語氣

皇侃本、樂下有道字、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四者同攻一物也、若玉、既切為段、又磋礪成形、質乃
錕琢成刻畫、成文章、終之以磨、令光澤、祭越一事而
四件、自粗入精、餘詳于詩說

○知來者

皇侃本、者下有也字、

○不患人之不知 患不知人也

皇侃本、已知下有也字
張芑山曰、知人、照人不己、知者、當就好處說、非辨人
是非邪正、

皇侃本、已知下有也字
張芑山曰、知人、照人不己、知者、當就好處說、非辨人
是非邪正、

為政

○為政以德

集註初本、行道而有得於身、蓋本於載記云、德也者、
得於身也、又云、禮樂得於身、謂之德、後改身為心、其
義似精也、然所謂身、豈軀殼之謂哉、亦猶言我也、身
字包心、與百體則理與事、皆在其中、心不與百體則
獨存理、而不及事、恐非若初本周匝也、若是章、不同
百體與事可也、但字義自有正訓矣、
按易本義曰、德謂得於己者、得於己、得於身、其致一

周曆立八尺之表
測極星之四極古
之所謂北辰、即天
官書云太一常居
極星也、晉志云去
北極不動、後數度
故有西極也、居其
所大極星之耳、晉
曆以來、謂極星者、
北極星、五星、至微
小者也、或謂近世
指為極星者、句陳
星中明者、明如也、
余往著北辰考、詳
辨之、

也、亦可以見其意

北辰居其所

北辰極星也、晉志曰、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是也、夫極星雖有微動、非窺管察之、則不得焉、亦猶不動、指星旁至靜處、為北辰之說、不可從、

據西洋曆法、令指為極星者、周漢之世、距天樞六七度、當時所謂北辰、蓋句陳星中之一、較小者也、是因恒星右行云、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孔穎達疏有此說

三百、詩之原數也、孔子以前、止有三百也、故孔子屢稱詩三百也、夫刑三千為三百之說、妄已、餘詳于詩說、

韓退之曰、蔽猶斷也

蔽、與蔽志、蔽獄之蔽同

○思無邪

夫詩者、所以寫情也、心所存、輒形之言、是故辭有微婉、義有比興、而一歸于寫情、若厭亂者之誦治、憎惡者之詠賢、亦是物也、無復曲辭飾說、徒眩視聽也、是

果如此說乎、宜言
言無邪、不可曰思
無邪、且邪是正之
反、解無邪者直出
者、豈非強說乎、

之謂思無邪、思無邪、只就其心思發出處而言、
凡誣其所非、曰是、誣其所是、曰非、我所欲、曰欲之、
我所欲、曰不欲、皆非思之直出者、不直即邪矣、
春秋之世、尤重辭命、大抵曲辭飾說、務眩視聽、以徇
于利害心之所存、口不敢言、口之所言、心所不存、卒
為戰國游說之嚆矢矣、觀於此、可以悟詩之思無邪
也、至若淫詩亦淫者、自寫其情、而無曲辭飾說、則雖
其未得禮義之正、而思安有邪出者哉、
註以思無邪為詩之効、則思字指學詩聽詩者之性

情也、恐非夫子之旨、夫子蓋只言詩之為物、直寫出
其心、而無邪出者云爾、

○道之以政

皇疏本、道作導、曰導、謂誘引也、

註先之句、於下以德則允、當於以政、則未稱要之字、
自有正訓、不當隨文生解、

○志于學

志者心之所之、是不可易者、若在心謂志、認解已志
字、後之非、後在註念、在此蓋後在心解而生也、恐

不可後且志者、以其趣向而言也、非論日常工夫
張芑山曰、註云入大學、拘也、
學字不待解、註不必言大學之道、

三十而立

何晏曰、有所成立也、

立、謂卓然自立、基礎既定也、不可以守論焉、

四十而不惑

葛岷瞻曰、不惑、不是事、物、之理、凡所學為何事、
必有本領處、前此非無所見、尚在想像能立以後、更

孔子知天命與
孟子知天則是
一套事、不特
有淺深也、

加體認、則實到此地、自見得分明、不復疑惑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仍是天道也、天理也、天意也、古人說命、每帶禍
福遭遇、孟子所謂知性則知天是也、聖賢上自應有
淺深而已、豈別一套事也哉、亦不當在事物上作解、
集註往、以所當然、所以當然、立說皆多窒礙、

七十而後心所欲

張子曰、常人之學、日益而無自知也、仲尼行著習察、
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七十、化而知裁、其進德之盛

者典、張芑山曰、此夫子自叙心學境地、蓋歸魯後、就德業
究竟時、追憶前此經歷處、約畧次序說出、非自譽、非
自謙、俱是一生切實說語、集註程未諸說、如聖人未
必然、但為學者立法、及近似自名、非心實自聖等語、
皆隨經、葛屺瞻曰、生知如明眼人、亦必要將眼歷之者、逐方
總見得、不謂眼明便可一覽俱盡也、安行如健足人、
亦必要將足步之行去、方總到得、不謂足健便可一

超直至也、夫子繇志學至不踰矩、其用功當亦如是、
○生事之禮

張芑山曰、禮字要暗切名分上說、

無違之荅、就三家僭禮上方見得、孝字即在眾人、不

亦濶於孝字、註語氣渾然、數句不必講、

唯其疾之憂

父母愛子、無所不至、他可憂者、莫不憂而不比於憂

疾之尤切

武伯是膏梁子弟、蓋多欲、不能自檢節、有疾病之

朱說但說父母
之心而已、未及
于道、馬氏說似
優、

弟子亦謂子矣
故馬注先生謂
公先此以為師
公非也

虞之人矣、舊解不通不當采入、
不敬何以別子
張芑山曰、敬不在養外、就養內、有一既真意、崇奉視
無形聽無聲、便是敬、
註只以敬為恭敬、無他、取與下章意相反耳、胡註、愛
踰於敬、尤覺窒礙、
○弟子服其勞
先生與弟子對、又不言子、子而言、弟子必是師與門
人之謂也、言若勞饜、弟子於師、且然、豈得以此等稱

孔安國以退居
顯子退而猶言
退後

考哉
○退而省其私
退、謂去其座之後、不全係孔子、然省者、後孔子省也、
則退亦屬孔子可也、
葛屺瞻曰、私不定是獨處、但非進見請問之時、便不
發、是將所言之、見之躬行、祭揮出來、固亦不廢講明、
還指躬行為多、
○視其所以、觀察
皇疏、視直視也、觀、廣瞻也、察、沈吟用心、忖度之也、

觀比視為周遍、察比觀為精細、故註皆為詳。

○溫故而知新

鄭註、溫、讀如燭、溫之溫。

按中庸章句、從鄭氏為優。

○學而不思則

包咸曰、學而不尋思其義理、則茫然無所得也。

皇疏、學問之法、既得其文、又且精思其義、若唯學舊

文、而不思義、則臨用行之時、茫然無所知也。

朱子曰、學而不思、如讀書不思道理、是如何思而不

學、如後苦思索、不依樣子做。

學與習不同、註以不習解不學、何也。

學、效先哲所為也、讀書講求皆是思、只思想討較學。

不思、雖若有規模、而事竟不明暢、學不為之用矣、思

而不學、雖竭心力為之、而不能符先哲中正之道矣。

夫子嘗言、不食不寐以思、無益不若學也、徒學徒思、

皆無益於事也。

○攻乎異端、

或曰、攻是攻擊之攻、謂排擊之也、言所以排異端者。

非徒以其異字吾也特以其害道害人心而已程子
有言曰道之不明也異端害之也害字正同是說亦
通張呂謝楊諸子皆以攻擊為說但解害字與此不
同
○學于祿寡尤寡悔祿在其中
祿猶福也若干祿豈系于祿百福毛詩多言之子張
蓋因詩而發焉以作于祿之工夫也
祿者福之別也主口食之事故于祿之祿非指仕俸
而仕俸亦囿乎其中其謂仕俸為祿者本亦從此而

生也若夫福祿通言者不在例
祿字後示文義可以見矣

鄭申甫曰言行交修自有許多受用處便是祿在其
中此祿非爵祿之祿

尤咎也此尤悔與周易咎悔義全同小象尤咎二字
錯用隨韻而已非有別義

○何為則民服

皇侃本服下有也字

舉直錯諸枉錯諸直

孫徒和曰、錯猶置也、言舉直而加之枉上、則民服、舉枉而加之直上、則民不服、黃東發解同之、孔叢子曰、諸之字也、

按繫辭、苟錯諸地而可矣、序卦、禮儀有所錯、樂記、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禮記、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管子、舉錯而不變者、聖之道也、歷：有據、

大居敬、貴窮理、頗覺齟突、謝註、雖屬餘意、恐不當采入、

朱子曰、夫子只恁地說、未有貴窮理之意、他若會問

時、夫子尚須有說、

○孝慈則忠

慈与孝連、亦舉其脩於家者也、則是指慈於子而言、未可舉及於衆者、註衆字、蓋指家衆也、然其意尚泛、孝慈以父子而言、施及室家者、自在其內、不待言已、○子奚不為政、

孔子居魯而不從政者、屢矣、此為定公初年、未有明據、註不必言、

書云、**孝子惟孝**、施於有政、

包咸曰、孝子惟孝、美大孝之辭、
政是國政、非家政、政固為孝友之推、而友又孝之推
也、
尚書本文、蓋論人君之事也、然今無所考、
今君陳篇、載此語、而無孝子二字、故集註拈作解、然
古欠不足、拈且後古註、
夫子引書而言、我今脩孝友於家、是亦為政也、固是
遊辭答問者、不必求至理于此、可也、
○大車無輓

鄭氏言著之則明
輓輓非謂輓端、別
是一木也、輓、輓
一名、輓即衡、並是
輓端橫木也、發者
審諸

鄭玄曰、輓、穿輓端著之、軌、因輓端著之、
牛車兩輓端、穿孔以受軌之處、名為輓也、猶馬車單
輓端、上曲鈎、衡之處、名為軌也、
牛既服軌、而兩端可以交輓端、何須更須橫木也、集
註沿包註之謬、
蘇穎濱曰、我與物為二、君子之交於物也、非信無由
入矣、車輪既具、牛馬既設、然而判然二物也、將何以
行之、惟為之輓軌以交之、而後輪輿得藉於牛馬、故
車與牛馬、得輓軌而交、我與物得信而交、金石之堅

十世可知也、也一
作平為是、非古
語、十世可知也
與百世可知也
問答相應、

天地之遠、苟有誠信、無所不通、然後知信之為輓軌也、

○十世可知也

是古語、而子張問之也、也如字、答語百世可知也、與此相應、

殷因於夏禮、損益

王淲南曰、因損益專指禮云爾、馬融三綱五常、父質三統、殆是妄說、

葛屺瞻曰、當初殷繼夏、即因襲夏時制作的禮、其中

所減損、所增益、便可曉得之、

高中玄曰、三綱天下達道、五常天下達德、非帝王相

因之禮也、曰夏禮、殷禮者、謂夏之禮、殷之禮也、行於

朝廷、達之邦國、如吉凶軍賓嘉之類是也、

因者、禮之大綱、損益者、禮之細目、夫子之語、若是而

已矣、

三代之興、皆以德、故其制作務要合於道理、故其大綱、不能不相因襲、而細目之損益、亦可得而知也、其繼周者、果如三代、令主子、則其損益可知、而所因一

古禮雖缺猶有三禮書在漢紹以後禮制以是差本指益禮時聖言有據非如此老所說

也、無奈秦暴虐詐力并天下、其制作一無所因襲、特以適其欲、不復顧道理矣、是不可謂繼周者、乃后羿寒浞之等、乙及漢興、三代之制作業已蕩盡無餘、則無可因者、而損益又無所施、是意外大變、雖聖人豈能逆睹哉、先儒皆嫌於聖言之弗驗、故曲作附會之說耳、
馬註不從、則亦乙矣、然尚有可商確者、附于左、
按白虎通、三綱父子君臣夫婦也、六紀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據六紀例、三綱之文可推

皇疏、三事為人生之綱領、故云三綱、是也、豈容言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哉、又若三綱絕矣、之語、謂父子君臣夫婦之道滅耳、豈謂父君夫之道滅哉、仁義禮知、漆信為五常、非古、
東坡曰、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為質、殷之質、因周之文而得、名為夏之忠、又因文質而得、名為皆非當時之言、
辨疑、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考舊註、初無此說、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馬氏本文

止而已。疏云：夏尚文，殷則損文而益質。又曰：王者必一質一文。質法天，文法地而已。亦不言其有尚忠者。董仲舒云：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註文與此亦不盡同。當是別有所據。然其義實不通。文與質固有分言之理。忠與文，質何可分邪？尋釋經文，因與損益之間，實亦無該三綱五常文質三統之處。自馬融引此為說，襲傳既久，今又因之而尚忠一說，又出馬融所引之外。學者不得無惑也。大抵此章止是言禮蓋禮之大體，禹世不改，所損益者，禮

之時耳。歷代相承，載在典籍，故雖百世可知也。註又云：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此說却依本分。然與文質三統之說，豈不自相矛盾邪？子丑寅亦偶然，非天地人之謂，則秦人建亥，未可深詆。

按左傳曰：夏數得天，則謂建寅為天統，亦可。建寅之善，不容議矣。建子亦有一理。至建丑，全無意義。其與建亥無以異也。後人不議建丑，而罵建亥者，吹聲之犬已。餘見于衛靈篇。

○非其鬼而祭之，見義不為，
不曰神，而曰鬼，必是人鬼矣。謂祖先及我當祭者也。
山川諸祀，不與焉。
義，指節義之類，與務民之義之義，稍不同。
葛屺瞻曰：一是不當為而為，一是當為而不為。胸中
各為禍福二字所驅。

八佾

○謂季氏八佾舞於庭

邢疏謂者，評論之稱。

佾，後解長是服虔解，佾字後人後八肉，是八人為佾。
之證左傳女樂二八，當參考。

是可忍，孰不可忍。

張芑山曰：僭舞八佾，忍於無君，莫大於是。他若適己
自便，剥下斯公者，皆無所不為。當重者是，可忍一句。
註謝氏以孰不可忍為重，非正意。

本文泛說只以忍僭禮為大故也則孰字雖無所介亦以輕於僭禮者而言謂通情不忍為者皆可為耳若弑父與君非常情所當有別是人情外天理外之事當別論非本文意所及也謝氏決竅設孔子為改正禮樂其於三家也所謂教之弗改而後誅者必不比三家而誅之也范註有適當處不以辭害志可也

○天子禘：奚取於三家之堂

註天子之容句：雖據戴記在此不必言者昂以穆

為天子定常儀則大失詩中歎美之意
奚取句有惘笑之意

呂覽魯惠公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

黃葵峯曰魯用天子禮樂魯末世之禮也非始于成王伯禽明堂位之作周末陋儒之飾詞也不可以誣成王伯禽：許東陽張燧揚升菴等說同此

春秋記魯郊始見于僖三十一年可見僖公以前無郊矣凡魯僭禮蓋皆始于僖公前後也魯頌四篇皆

頌僖公而頌周公者是其證也。揚升菴曰：魯頌閟宮三章首言乃命魯侯，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曲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於饗，祀不感皇，后帝皇祖后稷，蓋魯自僖侯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于成王之賜益明矣。程註仲尼之以禮記而言，指周公其衰語也，非因論語而發。

○禮典其奢也寧儉 易 咸

易字元非有無實之意，咸字亦無文不足之意，但易咸交錯為文，且與上文奢儉作對，乃有此意耳。恐不可以是為訓詁。張芑山曰：本在文質之先，本不可指，故夫子但說寧儉寧咸，謂其近而已，非直以為本也。集註質乃禮之本，誤。葛岷瞻曰：辟之樹本，是根儉，咸是榦，奢易是技葉，儉庸去本近，奢易去本遠，然是義不明言，玩興其字寧字，乃就中較量，而本自見，何儉固不是本，咸則在心。

還更有甚麼本在。曰：你道父母死了，為甚麼要感。日只是愛着父母，放捨不下。曰：這不是感的本麼。朱子曰：范氏以儉戚為禮之本，失之。又曰：四者均在去取之間，而儉戚為差愈耳。似未嘗直以二者遂為本也。其告林放，豈欲其因吾去就之意，而有以默識夫本之所在也歟。註經情而直行，當作直情而徑行。蓋此偶然之誤，或傳寫之訛。○夷狄之有君

是章，嘆諸夏僭亂無分，而意之所責，專在臣也。臣皆無其君，故諸夏無君也。尹註所責專在君，恐失正意。諸兩可之說，皆不可從。

泰山不如林放

此回答，蓋與林放問禮一時矣。即不同日，亦不喻句者。故夫子偶舉林放，以明神之不可誣耳。非進林放廟，丹有之謂。又非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之謂。范註大巧，恐失正意。夫子只是一直惘嘆而已矣。無他腸，蓋丹有以不能救對，則夫子無如之何矣。是嘆

之所以祭

范註似言、丹有既仕於季氏、便是失義、不足與議也、然仕於季氏、未為非義、若其非義、夫子何不止之於筮仕之初也、宋諸先生、深稱顏回不仕於大夫之為高、故遂有是說耳、高不高、典義非義、亦當有辨、

○下而飲

據本文、似飲在堂下、按儀禮大射、鄉射、皆飲於堂上、然夫子未嘗稱大鄉、則安知當時必無堂下飲者也、况儀禮不足深信乎、姑存疑可也、

揖讓而升下、句絕、王肅曰、射於堂、升下下、皆揖讓而相飲、鄭去注射義云、揖讓而升、朱注於升字句詳也、飲者、勝者、令不勝者飲也、射義云、酒者所以養病也、是謂休有所病而不勝、非其射之能、故令飲酒以養其病、非射者也、

○巧笑倩兮

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

馬註集註合者、意乃全、

盼字從分、俗本泛兮者非、盼、普患及、攀去聲、

素以為絢

凡繒帛未經染色者、生曰縞、熟曰素、通而言之、生熟皆曰素、是故凡物質謂之素、絢謂文也、

蘭洲先生曰、說文素、白繒繒也、諸字書、不以白訓之、管子曰、素五色之質也、註無色、諸之素、齊風、免耳、以

愚竊疑素以為狗
分、今當作也、上二
句、衛風碩人之章
下一句、古人釋詩
之言也、素喻可矣
美目、總信盼、著說
暗同意見、

既謂之天子大禘、
則非王者之大祭
而何、不得非大禘
祭法、此老偏據王制、非通論也、

素戰國策、齊紫敗素皆謂繒、非謂白采也。
葛屺瞻曰、素以為狗、不消粉飾、素就當得狗了、詩人
本說、素即是狗、而夫子却說素可為狗、乃會意解法
也。

子夏之疑、殊無可闕、註不必論、

註不必援考工記、恐意思有不同者、

○禘自既灌

禘時祭之一、春曰禘、有植祭、有祫祭、天子諸侯皆有
之、但其礼殊耳、夫子不欲觀者、以魯用天子大禘礼

也、若不王不禘、禘祖所出、是大傳祭法之妄已、

程子曰、僎以降神、祭之始也、既灌而往者、自始及終、

皆不足觀、言魯之非禮也、

魯僭禮說、詐于上章、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

辨疑、註解不知之意云、非或人所及、又云、當諱、故以

不知答一語中、安排兩意、以理推之、惟魯之所當諱

者、一說為是、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丘光庭曰、祭如在、是孔子之前相傳有是言也。
張芑山曰、祭如在一句只虛、喚起下句正申明上
句、是一串事不必分而駁者。
據丘說、下句宜作記者釋上文之語、不當作孔子解
語、
此將欲託孔子語、故先述古語之張本也、下註云、又
記孔子之語、恐失大之主宰、
祭祀之說如在二字書矣、莫以尚之、學者所宜潛心
熟玩焉、
園外范說記大快、未園

月令正義云、祀室
之禮、迎尸祭於門
之奧、朱子言室之
奧、謬也、此章宜從
注疏、但為尊卑之
喻、謂奧者中室之
祭、亦似不妥、

○典其媚於奧、
媚是親煩求愛顧之義、猶諂也、
邪疏與其處、雖尊而閒靜無事、竈者飲食之所、雖
處卑褻、為家之急用、
與典竈、自是兩件、非一祭之終始、蓋與即室也、古者
祭中雷、室神也、亦五祀之一、不曰室而曰與、稱其尊
也、
媚與、諂於室神也、媚竈、諂於竈神也、室神雖尊、遠於
用竈神、雖卑、近於利、

獲罪於天

天固尊矣、但是章恐無以天之尊、厭倒與竈之意、註其尊無對二句、不必言

林次厓曰、天即理也、此語還有病、不如只云天者理而已方無病、

○周監於二代、吾後周監鑑同、註訓視、未盡之

從周者、述其左祖之意耳、若其平日所服行、假令周有未善者、豈容私更時王之制哉、是尤不可弗知者

此亦武斷、不若存疑

戴記所載、孔子之喪、雜用三代禮之類、蓋皆出於後儒之臆、當時必無是事也

○告朔之餼羊

餼生牲也、告朔殺而享焉、由其未殺謂之餼耳、當時不告朔、亦殺也、苟生獻而弗殺、子貢何為去之、又何得愛羊之語

按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朔、是不告閏朔也、則常月之告可知矣、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左傳云、疾也、則四箇月之外、視朔可知矣、其餘無書不告不視者、然則

告朔之廢不在文公之時、先儒皆失考、公羊以下皆然、
○事君盡禮、程說恐不當采、入夫言各有所當、而所為祭自不同、
雖非聖人、未必皆如程子之言也、乃以此論聖人之
大道宏德、抑未也、
當時禮壞、而君弱臣強、君臣之際、不循禮者亦多、如
今并上是也、因仍之弊、世人皆以為禮固如此也、非
特小人為然、

若以不欺言之、宜
言以信、臣若
患在營私而不
君之心、故曰以忠
其意、在上者
也、後世雖忠、並
稱、亦有臣直臣
義、臣等隨其人而
稱之、所謂忠者、亦
仍在君已上而言、
與善事父母為孝、
非同一事、苟護善
者、豈有此疑乎、

用石為之、或
有之、然不可以
為例、

○君使臣以禮 忠

馮氏曰、以尊臨卑、易以簡、以下事上、易以欺、

尹註、下一則字、便失正意、恐不當采、

古者忠字、未為臣職之定名、非若後世、忠孝並稱者、
其意專在忠信、不欺上也、不然、夫子之言、亦大版若
謂子事父、以考、豈成語哉、

○夏后氏以松

松栢粟、是社樹、非社至、至左傳、被社、饗鼓、祝奉、以從、
周禮、小宗伯、奉社主、註社主、蓋用石為之、可知社主

別
是一物宗廟神至之類耳不當以擗為主

成事不說 遂事既往

是三句蓋舉時俗之也

成事已成之事也遂事已竟之事也既往者過去也

言各有所當而其無一意云註事雖未成而勢不能

已頗艱

包咸曰事已成不可復說解也事已遂不可復諫止

也事既往不可復追非咎也

說者只議其是非也包氏以為解說者未當

易曰器用也謂才能也
如及使其人也器之
之器管子曰管仲者
天下之大器也在楚
則楚得君於天下
在魯則魯得志於
天下亦可證也若
夫謂在魯曰器者
似非古言也

○管仲之器小哉

凡人之務能伐功皆由器小也器小而易滿故有小

善小功其器先滿所以自務伐滿而益之必溢是驕

奢僭竊所由生也管仲雖有九合一匡之功由君子

觀之蔑如也而仲也器小不能容焉滿而溢矣乃不

勝其務伐驕奢僭竊夫子蓋因其務伐驕奢僭竊而

知其器之小耳註諸說皆不中窳

是章只論局量之大小未言及王霸之辨

不知道以學之不正也典器之大小尤不相示

人固有知道而後局量隨而大者、又有雖未知道而局量自大者、又有已知道而局量仍舊偏小者、未可以器小為不知道之故、
註不翕知聖賢大學之道、大學二字亦大、鶴突恐當前翕如也、純如皦如、繹如、以成始作樂之時、八音合如、一是為翕如、及少弛之、八音各效其真聲、無復翕如之緊急拘迫也、其相諧和也、純如、其不相侵也、皦如、其相連續也、繹如、樂於是乎成也。

凡音注云如字者、舊注讀為別字者、今從本字也、如大音音秦、今如字、是也、如此成字、朱注解云一終耳、未嘗破作終字、是固如字也、何得更云如字、宜言成口成就、不必作一終解、後皆依此。

成如字、不必作一終解、

何晏曰、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者也、

按謝註無階級、又舍八音而論五聲、五聲六律、豈可一時而合、奏乎、五味之喻亦失當、

諸家泥一終語、作始中終解者、皆非、

○吾未嘗不得見、為水鐸、

得見之見、亦當作賢、遍反、三見一樣、

得見、雖以他人言之、然既謂之君子而暗例於夫子、則其言之遜也、必矣、

本鐸後解長

○子謂韶未盡善

是章是論樂也非論德或以為夫子之微言者非高中玄曰舜之攝位納揆九叙九功武之北出滅商夾振駟伐皆昭著於聲容之間則其氣象自不同張卓菴曰未盡善須說得細乃幾微毫髮之間有未盡耳諸家皆說作未善也失聖人語氣美善異科註善者美之實恐未穩譬之食芬芳甘旨美也和削得宜淡濃適口善也

美善並就聲容而言也非推本之論

○居上不寬吾何觀之哉

寬以度量而言非指仁恕之門

高中玄曰寬者居上之體敬者為禮禮衰者臨喪之體

張芑山曰吾何以觀之哉與餘不足觀吾不欲觀語意同深慨而外之之解

里仁

○里仁為美

皇疏、里仁為美、世俗舊語也、

不可以久處約樂

葛屺瞻曰、約在取斂一邊、凡事不得舒展、樂在暢快
一邊、凡事皆得如意、不專指貧富

仁者安仁 利仁

辨疑、仁者之志、不專在仁之功效、故自然按而處之
故曰、安仁、智者之志、在於仁之功效、知有利益而為

之故曰利仁語錄答舜由仁義而行之問曰利仁豈
是不好底知仁之為利而行之此說却公
利如字中庸安而行之利而行之與此同
仁者不當有大重凡仁者知者並稱者大抵就人物
風味而言如易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
與百姓同在不知道套中此亦何限以顏閔以上哉
譬如施惠於民仁者不忍於民之饑餒流亡而為之
智者知民饑流亡則田野荒蕪國以貧弱而見施惠
之可以致富彊也而為之其心不同而其事則一

○苟志於仁 無惡

苟如字不理他之辭言志仁一事便了其他未盡者
不論也下章註苟能寧用其力苟字不期而合此何
用別解

誠字古以發語者意甚輕如孟子誠有百姓者是也
與苟字相近故古註苟訓誠者未大失也集註沿古
註乃以為誠實之義則失之

陸象山曰苟一旦志於仁斯無是矣
陳潛室曰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人一心東去無

復回轉向西之理、西行亦然

註、志者心之所之、得之又云、其心誠在於仁、仍是在心之解、正與上文不相應、宜云心嚮於仁也

君子去仁

辨疑、君子去仁以下、當自為一章、彼專論義、此專說仁、前後兩既、各不相闕、自漢儒通作一章、註文固之、故不免遷就為貧富厭貧賤之說、經文意不及此、後註又言、取舍分明、然後存養之功、益並不穩、括此解、當為上脫子曰二字、

好仁者無以尚之、其為仁

孔安國曰、難復加也

邢疏、尚上也、言性好仁者、德之最上、他行無以更上之、言難復加也

是章論學者、故以好仁為無上也、非論成德、朱子以為論成德者、意謂好仁之上、別有安仁、其不從古註、蓋以此

張南軒曰、惡不仁者、亦為仁者也

饒氏曰、好仁者、於好上重、惡不仁者、於惡上重、惡不

仁者未便是仁因其惡不仁也而後能為仁故曰其
為仁矣其是將然之辭既惡不仁則亦將為仁矣是
何也以其惡之之深不使不仁之事加於其身故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言力不足者我不能保其必無也然我未之見則其
雖有而至稀可知矣以見通人之患在不肯用力而
不在力不足也皆鞭策之語矣語不敢終以為易恐
失正意
本文只言仁之必可至而惜人不肯用力而已矣若

其難易未及較量

○觀過斯^知仁矣

胡氏曰觀過獨指君子言

吳祐之語引經判事則可援此釋經則未的當

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如言君子之道聖人之道是也註事物當然之理
未貼本文生煩死安亦失安亦失寤

蘭洲先生曰可與世說少孤如此萬年可死之可同
程註前條穩後條滯蓋以解可字太重也

人之與物、貴賤亦遠矣。然人未聞其為人之道、則其
違禽獸不遠。大率負於為人之義、是未可死者。而既
聞矣、則知其貴於禽獸者、而無辜負於為人之義、是
所以可死。
耻惡衣惡食者
朱子曰、求飽與安者、猶有以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
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惡
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大、則對容泰然、疏食菜羹、則
不能出諸其戶者。

無適 無莫

適、是必往必為之意。莫、是必弗往必弗為之意。
適之也、是為本義。故其借用者、究竟帶往意。若吾誰
適、從誰適為容、皆是嚮往之義矣。專主解未備、
適莫反對、
蘭洲先生曰、莫訓不肯、是得適字、設為此解耳。猶賢
不若不之類、

君子懷德

懷德、謂思念常在德行上、願無伐善、願無施勞、樂節

莊子、妄則其信之
也莫、疏云、莫、致疑
也、易、易、薄、心無
適、莫、好、存、道、

禮樂樂多賢友之類若固有之善於此文為潤且固
有之善所以論性矣未可以解德字

○放於利而行也

葛屺瞻曰放從於利而行也人若放從於利一味做
將去我得便宜處是人喫虧處必多怨恨
蔡虛齋曰不必被害者方怨但徇私自便雖不被害
者亦自怨他

能以禮讓為國子

如禮何

上禮字與讓連以行言也下禮字乃是禮文

蔡虛齋說也
以禮字易怨字而
下通

吾道一以貫之

唯 忠 恕

一貫譬猶水潤樹也潤本幹者此水也潤枝潤葉者
亦此水也非有別項

唯是應諾之聲不必深求焉

皇疏當是孔子往曾子處得曾子答後而孔子出戶
去門人曾子弟子也

忠恕者仁之緒乃為仁之工夫故示可以形容仁道
矣曾子盖用力於仁而忠恕其日久服行者乃於忠
恕為仁之方受教無所遺而有疑於道之本體別有

一駁高妙物事、故夫子呼而告之、言道者徹上徹下、只是一箇貫串、無復別法、蓋德有生熟、理無二致、則是言也、教曾子益專力於忠恕為仁之事、而無復反顧、疑猜、別求高妙於他岐也、唯是聽受之定、不當作悟處、及旁人問之、依然據忠恕置對、自是正對、不是假借。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與孟子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語意正同、同謂一貫、指仁而言、曾子所謂忠恕、亦依仁而

言、

夫子之道、仁而已矣、然曾子舉忠恕以對者、就其下手用工處而言也、乃見其着實、據本分、毫無假借、蹈襲也、設令曾子曰仁而已矣、便是揀擇修飾之語、非直實、孔門弟子、何用珍重記載焉。

張芑山曰、此章須看得平實親切、最嫌涉影嚮、蹊徑、一貫即忠恕、不宜落空、曾子平日所習的忠恕、全是一貫的道理、及夫子直說出一貫來、曾子便如獲故物、便知道只在忠恕裏面、不須他求、故門

人復問、曾子但將忠恕獲一貫、如今熟人對譚孰事、何等直捷而已矣、三字總見夫子之道、明白易簡、無不一、無不貫、學者不必別尋一貫、只要在忠恕上做工夫、聖賢都是實地指點、詎並無奇特、並無葛藤、諸家或鋪張一唯、或珍重一貫、或謂一貫難言、借學者忠恕以明之、使易曉、或謂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體、恕者用、或謂無忠、做恕不出、無恕、不見得忠、或謂唯後口耳俱表、門人一問、繫風捕影、何足實告、皆不免墮入蹊徑、或借宗門機鋒

或泥學究訓詁、竟與謎語何別、

按張說傷於大快、然見識卓絕、足一洗舊習、故附載于此、

○君子喻於義

陸象山曰、入之所喻、由其所習、由其所志、

唯其好也、故能喻焉、陸說不可易、程註說喻後之好、不貼本文、

喻字、有智慧敏捷見解透徹之意、夫子聞滄浪之歌、而發自取之義、子夏得後素之答、而發禮後之義、並

喻義之類也。凡人觸物而感悟，若悲絲泣岐，皆是。

○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

集註全援內則作解，恐未穩當。

幾諫見志，譬如鑿於脉，審病之淺深，又如投藥，驗其順逆。

包咸曰：見父母志有不從己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而遂己之諫。

是處無悅，則復諫之意。

勞而不怨。

是處無寧，熟諫，捷流血不敢疾之意。

邢疏：父母使己以勞辱之事，己當盡力服其勤，不得怨父母也。

父母作不善，不聽子諫，又命子勤勞於其不善之事，而不可辭，是尤苦心處。能不怨者，蓋鮮矣。非平常不避苦勞之比。

是章亦大槩論平常事，上若夫大無道事，則宜有熟諫一段，此未言及者，當別論。

○遊必有方。

林次厓曰、遊必有方、只接遠遊說、輔氏謂近遊不是、朱子曰、定首自此間、所以不遠遊、如或有事、勢須遊、亦必有定所、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猶言且喜且懼、

葛岷瞻曰、一面覺得他壽長、便把來喜歡、一面覺得他時短、便把來憂懼、

以約失之者鮮、

蔡虛齋曰、約未必皆中庸、

○君子欲訥於言、

園外註、當漸、

○德不孤、必有鄰、

張芑山曰、有鄰、正見不孤、下句是實上句、合二句、事與理、皆在其中、

數斯辱矣、疏、

葛岷瞻曰、數只是沒要緊處、頊屑、若所淵在宗社之大、昂及覆言之、亦不得謂之數、

張芑山曰、非教人諫不行、便當去、善不訥、便當止、病

在二數字

又曰、求榮及辱二句、頗礙理、諫臣諍友、豈復私求臣
昂不幸、諫而死、而囚而放、遂身有餘榮、不可言辱、至
於忠告絕交、故無失故、咎不在己、雖疏何憾、使先有
畏辱避疏之意、併諫諍、皆從私心起見、又何恠君友
辱己疏己、胡氏說、不宜入集註、

孟子非心章、祇畫章馮婦章、當併按

君友非大賢、事、不滿人意者、亦多矣、夫臣明雖主
規正、然物有大小、事有輕重、又有交際之分、故事有

不可不規正者、又有不必規正者、苟不顧輕重大小、
交際之分、每事屑、然騰口說、必欲其從己、難夫、則
是父不能得之于子者、况君友乎、其取疏辱宜矣、
是章、只戒瑣屑煩數、不足相益、及致相爭而已矣、未
及其他、

里仁。

七十二弟子見
於論語者僅二
十七人其他皆
可疑乎公治長
為弟子史記家
語猶可徵也其
疑不為弟子又
何據焉語蓋之
外多致疑此老
過慮余甚惜之

公治長

王溥南曰題註胡說當削

○子謂公治長

公治長是章之外無所見其為孔門弟子無徵恐不
必然也夫史記弟子之籍安足據哉且夫子擇婿何
必於弟子

子謂南容

論語有南宮适而無南宮縚禮記所載南宮縚未知與
适同異抑一人而所傳有異邪恐不必為一人二名

此頁文字極其模糊，似有行草書法，但內容難以辨認。依稀可見一些字樣，如“公治長”、“南容”等，與左頁內容相呼應。其餘文字多為連筆，難以逐字辨識。

南宮縉之事之始
之後夫子誨聖編
印南宮縉之言教
叔載安而報其章
猶多疑事恐是非
實錄京山縉之過
矣南宮縉或是別
人是未可知也

郝京山曰、有子嘗論敬叔載寶而朝事、豈謹言尚德
如南宮縉而為此典、蓋兩人、索隱誤也

註嫁女、量才求配、周有此理、然必其才大過於人者、
與大不及者、方可、難為通論、

賜也何如 女器也

張芑山曰、此原不兼子賤說、集註見夫子以君子許
子賤二句、舛理

辨疑註及君子不器為說聖人之意、恐不然、曰女器
也、亦是稱美子貢為成才之人、非謂未至於不器也

○禦人以口給

葛屺瞻曰、禦是談鋒交熾、比往彼來如禦敵、然給是
給付言、不繇衷、只賭口頭答應

不佞固無傷於仁、然未可指不佞為賢、註恐未穩
吾斯之未能信

葛屺瞻曰、凡斯字原是虛字、必承上文有所指、此昂
指仕言、信是信得這仕過、起頭如何做事業、後來如
何結束、一見得的確、兩對說、吾於斯仕、果否做得
來、還未能自信、他不肯輕為、正是大有作為的志向

按孔安國曰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是雖大
膚淺文義則不謬蓋問對於使仕者則斯字指仕進
上分明矣豈懸空指理而言哉故程子見大意之說
吾弗肯後

斯字自指己之於仕而言孔葛亦有未備夫仕者大
而社稷民人小而庶職幹事皆順有以擔當為夫子
以聞之才德可以仕而使之仕然聞不自足乃言吾
未信我之可仕也故夫子悅其不自滿假而應有遠
到也耳非心術之微夫子所不能知而聞自知之謂

○乘桴 子路聞之喜

林次厓曰此典衣敝緼袍章同意程註子路以為實
然而喜云云恐未是夫子路之喜亦是絡身誦之之
意謂浮海之從夫子不許他人而獨許己故喜夫子
恐其自盡而不復求進故又曰無所取裁以抑之正
欲激而進之也不然夫子假設之言子路便以為實
然子路在聖門亦有見識者豈應如是之愚

○子路仁乎 不知也

不知者只是不許與之辯註不必有無恐失本文口

賦只兵賦春秋傳
可證也

氣且日月至者、典是章非倫、不可靠說、本文意在未
仁一偏、註意岐兩頭、頗不相應、

可使治其賦也

賦謂田賦也、兵馬租稅皆在焉、不偏屬兵、蓋治賦、重
兵政民事而言也、子路言志、章當參考、

林次厓曰、此章典四子言志、章同意、可見聖人無虛
許、諸子無空言、此所以為聖人物也、

○聞一以知十 知二

邢疏、假借名數、以明優劣、

十、數之多也、二、數之寡也、多寡相形、如此而已、若數
之始終、不必講、

是章、亦以見成人品論焉、不當專以資稟作解、

是章、典性天道章、其前後未可臆斷、不必講、

○糞土之牆不可朽也

糞土、謂糞治之土也、山原新採之土、其性全而黏、墮
可以充牆壁之用、一經糞治、則其天鑿矣、無復黏性、

不中用、

皇侃、本括作朽、註朽、鏝作朽、墮

糞土、謂者、非朽腐
為土者、左傳云、死而
利國、猶或為之、况墮
王、是糞土也、史記
貨、徒傳云、賣出如糞
土、賦取如珠玉、凡言
糞土者、猶言土、亦
輕惡之意、糞、如
長者、糞之、糞、非謂
糞土之土也、

皇疏、巧慢之、使之平泥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 改是

鄒臣虎曰、子曰二字、更端之辭、葛此瞻張芑山說同此

改是、猶言改於是也、謂今改者如是、是字指觀行一

條不當解改之、

改者更其方爾不必言改失

胡註、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以下、恐當削、

○吾未見剛者 申振

凡云未見者、皆外子門人而言也、若未見好仁者惡

或恐不知外乎門人之說、故舉孔子以擬之與、夫子稱之以根也、則其美實子也必矣、

不仁者、未見內訟者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之類、不得

把顏曾由夏比擬、則振之非門人必矣、史記家語等

皆就論語撰弟子名數耳、安足據哉、

按包咸曰、申振魯人也、謂之魯人、非弟子之稱、似得

之、但其魯人、亦臆度已、

謝註屈伸、稍涉浮虛、不必講夫辭之抑揚、亦要下落

着實、方可、

○吾亦欲無加諸人 非爾所及

子貢之病、在吾亦欲三字、意謂我心事既如此也、無

願言庶幾、着工夫之意、故夫子抑之、言是仁者之盛
事矣、汝未能至焉、設令子貢云、我願如此、則夫子何
為沮之、夫子貢之聰明、為孔門之高弟、而學仁、豈容
謂躐等哉、不然、諸子問仁、而夫子逐一置對、未有以
弗及、而沮之者、獨何哉、

非爾所及、只言汝未能至于此地位也、非謂汝未可
學此、蓋勉彊于此、則可、自謂既能為、則過矣、
無加諸人、能為仁也、勉為恕也、恕乃所以學仁、子貢
能恕者、仁豈不能學哉、程註恐未穩、

無與勿、字義自別、然以為仁恕之別、則未穩、

○夫子之文章

高中玄曰、夫子之文章、夫子之雅言也、如詩書執禮
是也、於威儀何與、且威儀何以言聞、

○子路有聞

辨疑、論語一書、無非善言善行、何必論及與弗及哉、
范說當削、

○敏而好學 是以謂之文也

敏、示就好學而言、非別項、

司馬遷史記無涉
於謚法、蔡虛之賦
不知何謂、張守節
正義載謚法、蓋誤
以意遷之本也

謚法不當采入集註

蔡虛齊曰、司馬遷無識、多信偽書、所謂勤學好文為文、則取諸孔文子章、而附會之、錫民爵位曰文、則取大夫僂章、而附會之、其說殊非周公之舊

謚法固非周公之書矣、又周制有爵必有謚者、亦非創于周公、蓋康王以後云、晉魯始封之君無謚、宋無謚者三世、可以見矣、若文王武王是謚之嚆矢矣、然猶是稱號而已、殷湯亦有武王之號、國語稱周公為文公、皆據其功德為稱號耳、非有一定之制、謚若創

于周公、則其子伯禽安得無謚焉

○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使民也義

凡舉人之善惡而數焉、皆舉其大者、而概其餘也、吳註恐失當、夫臧文仲三不仁三不知之外、豈皆中理哉、即如吳註是臧文仲見取者多、而子產見取者少也、子產亦不幸哉、義謂擇可勞而勞之也、既非姑息、亦非厲民

令尹子文 未知焉得仁

古人複名三字者至罕、孔安國曰、姓闕名、穀字於菟

未知疑辭焉得仁
決辭乍疑乍決似
無定見愚謂未知
焉得仁五字一句
蓋指於此也淮南
子天子焉乘舟言
未知於此事得仁
否也

可備一說

未知疑之也猶言未知然否也而帶沈吟之意暗合
不許之色又以焉得決其不然是言語之道如不知
其仁仁則吾不知可相證註未知其皆出於天理恐
失本文口氣下節做此或曰註未知云云是自說破
也非貼本文是回護之說又失朱子之意
張芑山曰殷有三仁聖人自其所安言之也此章據
子張所述子文子語只就事迹上說他事君忠處
己清皆未能深知其心如何便許他仁

均一仁行也有見得的確心又安焉不拘于毀譽不
迫於利害做得如穿衣喫飯無兩齋之間可保長久
他行又副焉是德也其人可以為仁矣又有見得是
好事而敢行以博譽者又有心實弗肯而迫於毀譽
利害勉強做者又有一時感激做過往後改變者又
有資質所長做得弗難似有德者而他行弗相副者
是等皆不可許仁矣又有一心專注特善於一事者
如孝子於親忠臣於君無可間者而他事相及焉又
遠於技藝者有一等其於藝事與人處己如有德君

子、而除藝事之外、無足論焉、如是之類頗多、註天理人欲二句、恐未足盡之、

子文、文子、蓋皆一得之長、可取者、而其人非盛德君、子他行多不相副、固未可許以仁也、假令一事之美、果出於天理、而無人欲、其人非盛德也、焉可許以仁哉、且如殷三仁、設其人非盛德、而去以諫死、偶合于道理、夫子豈謂之仁哉、是章仁字、謂仁德也、非論仁行、郝京山曰、楚僭王則有之、何獨責子文、使文子力能

討賊、何至棄家出逃、集註云云、此胡安國說春秋之例、以之解論語、愈不合、

季文子三思 再

朱子曰、思之有未得者、須子細去、思到思而得之、這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着思一編、如是則無不當者、^矣若更返思、則如秤子稱物、相似推來推去、却到不定了、凡事未得決定、雖千思萬慮、積日累月、皆第一思之事矣、既定矣、然後更審一審、看其前後左右、有無妨

季文子魯人每思
慮故當時稱文子
三思而後行孔子
以為失於過慮故
評之曰再斯可也
是特為文子言非
謂他人再思可也
至三思必不可也
道不及

礙是為再思再決定矣然後更復一審終有無妨礙
是為三思夫子言再思而完至三思則過慮害事耳
文子之思或在利害上或在人情周匝上不專在義
理上唯其謹慎鄭重或可取耳然謹慎鄭重亦過猶
不及故曰再斯可也非謂文子再思之時皆當義理
無私意也程註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
恕不貶本父
求遭喪之礼未貼三思然猶見其鄭重之意至不詩
賦使齊納賂之道未見其由三思而生焉

○邦有道則知其愚不可及也

表了凡曰、據春秋傳成公即位之後而其父甯速猶
執政蒞盟、則武子未嘗事父公、明矣、集註誤、
葛屺瞻曰、武子未嘗事父公、有道無道、俱是成公時、
當其君臣相安、國家無事、便是邦有道、當其君臣相
訟流離在外、便是邦無道、有道則知、乃影起無道、則
過其知可及、亦是影起愚不可及、武子若稍露一斑、
必為晉人所忌、如何肯容我與君周旋、
鄭申甫曰、武子愚不在不避艱險、在所以處艱險、委

曲蘗晦不自露其智、惟不自露其智、而以愚行之、故能成事、

○斐然成章、裁之

裁字、由章字而生、是以錦文、綵段為喻也、不知裁、無以適用、裁、錦、綵、所以成服、夫子蓋欲歸而裁之、以成就人才也、不必以傳道作解、註、裁、割、正、也、正、字、不、貼、本、文、又、陷、於、異、端、句、不、必、講、○不念舊惡、皇疏、舊惡、故憾也、念、猶、識、錄、也、

或乞醯、乞諸其鄰

適有是事、而夫子因論其平生也、註、有、故、意、摘、發、細、道、之、意、恐、非、正、意、所、以、教、人、句、尤、不、穩、

好名之人、一介與千駟不同、好利之人、亦一介與千駟不同、其取予正相反、未可以一介而斷千駟

微生之為人、蓋好名、矯情為直者、世人稱其直、而非實情也、乞醯細事、特不經意、而失於照管、則真情呈露矣、

齋微物、而破人意、是人情所憎、雖適無之、亦惡弘來

意、乃費周旋以稱之、亦人情所不免、何足是非焉、唯
在微生、與其平生之行、大不相應、故據此事、以論微
生之直非直、出於矯情也、夫子所惡、唯在其平生矯
情而已矣、非譏乞鄰、
乞隣而典、從令不合于道理、若曲意徇物、掠美市恩
等語、近乎牛力割鷄、

○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

按註、足、過也、是註釋之辭耳、其實足恭與過恭、亦有
辨、過恭、猶言甚恭也、足恭是故意增添其恭也、譬之

晏子澣衣、豚肩、過儉也、公孫弘布被、脫粟、足儉也、
二者、比之穿窬、猶是推窮之論耳、謝氏乃以為甚於
穿窬、是亦大甚、豈正當之言也哉、
註、泮、戒學者、本文恐未有是意、但聖人一頓一笑、自
莫非教焉耳、

○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衣、謂表衣、古註疏皆作平聲讀、且後、
此与下篇乘肥馬衣輕

邢疏、以己之之車馬衣裘、明友共乘服、
與朋友至無憾、一氣讀、共字不當施句讀、

大田錦城云此章
輕字衍蓋乘肥馬
衣輕裘而誤加也
愚按齊書有車馬
衣裘與卿共敝之
之語、古本蓋無輕
字、大田說極是、

願無伐善無施勞
辨疑善乃其凡已所長之總稱伐忠伐直伐力伐功
伐才伐藝通謂之伐善今乃單指善為能又解施勞
為伐功恐未當既言無伐善又言無伐功是一事分
之為二顏子之志亦豈別無可道邪或曰之說於義
為順
老者安之
是蒞亦後解為長
程註稱贊大道冲入高妙却失其着實平穩之氣

○內自訟者

咎之之切若責曲者故曰訟不訟於人而訟於我故
曰自訟是文字假借之妙若口不言而心自咎未足
悉之

有忠信如丘者

夫子謹遜惟以好學自居若其資質蓋自以為無大
過人也言美質不少但以不好學故不能成德也註
忠信如聖人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皆非是章之意
至道難聞句亦大重

露不滿之意、註僅可未盡、恐失正意、
雍之言然、

夫子之可伯子、取其所長而已、未有嗔於大簡之意、
及仲弓再問、乃又然其大簡之言、非初過許、而後改
之、蓋泛然言之、伯子之簡、固有可取、猶擇論之、則大
簡有弊、天子是評人之泛辭、仲弓乃切身之工夫、言
各有當、而夫子不自辨、翻然然雍之言者、猶前言戲
之之類云、
仲弓疑夫子之道許、自非其道、先儒蓋嫌於夫子之

仁齋既有此說

過許、故就可字作說、以獲之、却失正意、

程註、無物有心、恐非是章之旨、况居敬而行不簡者、
亦多矣、

○不遷怒

程註、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又曰、舜之誅四凶、可
怒在彼、己何與焉、恐稍有過高之弊、
喜怒哀樂、情也、情者、性之發也、發而中節、君子之事
也、未嘗以不發為美也、哭死而哀、聖人也、慟於顏淵、
亦聖人也、不可謂哀在顏淵、孔子不與也、哀既如斯、

喜怒亦可由此而推焉、程子乃言、聖人云心本無怒、
恐非通論、豈擇辭之未精邪、夫喜與哀樂每發而怒
獨不發、是偏枯之心耳、聖人豈真然哉、
好學論語不從擇、今不欲辨之、知者擇焉、
○原思為之宰、粟九百、
註疏本原以下、別為一章、
子華之使、原思之宰、恐非一時事、宜復古本、然二章
相連記者之意、亦自見、
孔安國曰、九百九百斗、

毋以典爾鄰里鄉黨乎

高中玄曰、若以毋為禁止辭、則身與爾鄰里鄉黨乎、
不成文理矣、蓋曰毋亦與爾之鄰里鄉黨乎、而何以
辭為也、張南軒著此瞻解同此

周制四家為鄰、二鄰為保、三保為里、里有二十四家
說別具

鄉黨之數、亦不必據漢志

原思之辭、是不受也、非論甚多少

○犁牛之子

仲弓父、不當据家語作解、

夏九範曰、仲弓父、或是一庸俗人、便可云耳、何必賤而行惡、

○吾必在汝上矣

不仕大夫之家、可謂高尚矣、不當以其仕焉者為不可謝說、遂激、恐不當采入、

朱子曰、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如魯閔方得、謝氏之說、粗厲感發、若不近聖賢氣象者、而吾獨有取焉、亦以其足以

立懦夫之志而已、

○自牖執其手

包咸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辨疑、嘗見有惡疾者、往往不欲與人相近、於其所當尊敬者、尤欲避之、蓋自慚其醜惡腥穢、恐為其所惡之也、由是推之、舊註為是、

袁了凡曰、君臣之分、毫不可犯、弟子豈敢加之師、伯牛、斷不然、

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遷南牖下、見于儀禮註疏集

室之北有墀而無牖
墀、壁也、牖、窗也、古
書墀、牖互誤、士喪
禮、窆東首于北牖
下、喪大記作北牖
下、課也、君視之、邊
南、牖下、儀禮禮記
疏、皆作牖、非朱子
改墀為牖、
遷南宮下之說見
皇疏

註改南牖為南牖者、沿語註疏之誤、
古人堂室之間、隔以墀而戶在東、又鑿墀為牖于西、
以通明、故爾雅曰、牖戶之間謂之宸、顧命曰、牖間敷
重席、然則南牖亦非無牖、但不當妄改舊文耳、或者
遂云、南有墀無牖非也、
堂上之位、南面為尊、室中之位、東鄉為尊、未聞室中
尊南面也、今室中而以南面視己、為待君之禮、不亦
異乎、果然、太廟祫祭、有子南面臨父者、謂之何、
張自勤曰、本父但言自牖、未嘗分南北、集註指為南

牖、據據禮經遷牖尊君之說、何其誣也、無臣而為有
臣、孔子以為欺天、豈非君而待以君禮、孔子遂默無
一語乎、

○一瓢飲 不改其樂

瓢、昂壺、飲即漿、與孟子簞食壺漿同、但簞、壺、沽、用、與
此有異耳、

其樂之其、與其憂之其、正同、何有深意、程註可異、
問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朱子曰、伊尹耕
於有莘之野、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未嘗以樂道為淺

若果然人不堪其
廢一句全無意義
此說謬妄不待辨
矣

也、直謂顏子為樂道有何不可、

簞食瓢飲與簞食壺漿全同、簞瓢是餉食之具矣、非
家裏坐食之器也、蓋顏子勤學以家裏紛雜獨寓居
于陋巷、其家朝夕給食、故用簞瓢也、其所給或闕乏
故又有屢空之語、必非與顏魯同居父母之食、亦有
空乏也、

○中道而廢、今女畫

道也、廢也是比喻、畫亦比喻、蓋以重任遠行者而言
也、

張卓菴曰、此章與上章後先未可知、胡氏何見而謂
丹求聞夫子稱顏回、故有是言、集註不當采入、

○女為君子儒、小人儒

君子儒、小人儒、特以其人物標望風味而言、程註為
穩當、若謝氏義利之辨、於是章無所當、

○女得人焉爾乎、非公事未嘗至

註疏本、爾作耳、孔安國曰、焉耳乎皆辭、
得人、謂參佐屬吏得賢才任之也、

子游蓋得減明、以為參佐屬吏也、公事謂左公職事、

非飲射讀法之謂、屬官不敢私事于長官、其正操可見矣、若管下士民不見邑宰、豈特滅明一人、亦未見其自守之意、

○文勝質則史

李懷曰、史惟祝史之史

祝史為人作版、撰祝辭、史官承人意作書辭、並文備而已、無情實、皆足以為喻、而祝史於義為切、註多聞習事、恐未當、

○人之生也直 罔之生

馬融曰、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之道也、

東坡曰、木之曲也、或抑之、水之曲也、或礙之、故生之理、直不直而生者、幸也、非正也、

辨疑、人之不遭橫歿、得全生理、由其無罔典故也、罔曲之人、亦得全其生理、不遭橫歿、此特幸而免耳、按朱子曰、而生字上是始生、下是生存、集註意正如是、但本文似不必然、

黃氏曰、程范尹氏皆以生字作始生之生、未安、據此

章正如禮所謂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生乃生存之生、
又下句作生、存之生、上句不應作始生之生、
朱子不可此同何哉

○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不可二字不當帶禁止意說、只是難為之意、蓋歎無
柰之何耳、曾無戒躡等之意

中人以下、雖語之上、全然不通、殊無相益也、夫子元
非不欲語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與是章語意
正同、

○務民之義 敬鬼神而遠之

民者人也、對鬼神、故曰民、猶對上天、曰下民也、

鬼神之理難知也、然不知之、亦不害於為智矣、唯其
易知之民義、能務之、乃足以為智矣、反之則舍當務
之民義、而講求難知之鬼神、是不智也、聖人蓋不欲
人溺心於茫洋恍惚之域矣、

敬而遠之、不是明知鬼神之理、但以為難知、而姑舍
之耳、乃不敢不敬、亦不至惑瀆也、非讀能知鬼神之
理、而後敬遠之、

○知者樂水 樂 壽

古書有仁與人相
謀者不若井有人
之平易

凡樂字去聲者、是期望願欲之義矣、不止喜好、
樂水樂山、動靜樂壽、但極其形容耳、註分體效、思未
穩壽猶可言效、樂豈可言效哉、其實壽亦唯形容其
從容安泰、可享壽考、摸樣而已矣、非謂仁者必壽也、
樂如樂只之樂、亦後旁形容之辭、
○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馬、
葛屺瞻曰、仁如字、玩一雖字、原是假借之言、井、借言
險處、
袁了凡曰、宰我此問、欲舍生以求仁、非夏為仁之陷

害也、

宰我、蓋欲問君子殺身成仁究竟處、故設是譬也、言
仁者之求仁、而不顧身、設令有人謂之、此井中有仁
可取、則褰裳徑投井中、不復問其身之溺否者、與是
雖有急于求仁之意、頗愚笨、故夫子答以仁者之不
愚也、

可逝也不可陷也

逝、諺而遺之也、陷、誑而墮之也、並不當在井上緊說、
○子見南子

南蒯不可殺也、
此說無取、

按焦弱侯曰南子、蓋魯之南蒯耳、可備一說、

○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

濟衆、斷之以九州之內而言、豈有意於方外哉、博施亦豈少者、帛肉之謂也哉、園外程註設譬不倫、

堯舜之治至矣、然窮鄉僻邑不能保無一饑寒人也、是堯舜之所病矣、

○己欲立而立人、達

立人、達人、於子貢身上切近、易為工夫、非如博施濟衆之闊遠、欲為而弗得也、

是節、誨為仁之方、故畧狀仁者模樣、而使之勉焉耳、非論仁之體、

立人、達人、是仁者之事矣、儻勉着工夫於此、即是恕矣、

立人、達人、非仁之極功、非邈焉不可企及者、由此而進、亦可以至其極矣、所謂下學而上達也、

夫子蓋謂、姑勿高論云爾、乃舉仁者模樣、使其用力於下學耳、註天理周流無間、全天理之公等、皆似主張大道、

程子合而言之病
愈能朱子判然分
別仁恕之高下

夫子舉立達所以點化子貢非以仁難言、姬舉其一
端也、

朱子曰、程子合而言之、上下似不相應、不若分而截
看、惟仁者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如此也、

述而

題註、且曰此篇多記聖人自述之辭、云云、謙已誨人
句、未免於疾痛、

○竊比於我老彭

顧麟士曰、大段似言、老彭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我
竊比之、文法倒裝耳、

竊者謙辭、然亦言語之常道、古人自述、往、如是不
特聖人為然、註不敢顯然句、恐泥、

○默而識之

本邦所傳古本作
竊比我於老彭

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識前言往行、賢者識其大者之類、皆音志、為知識者、恐非古言也。

袁了凡曰、識宜如字、後說是也、南軒先生之說亦是後說也。

何有於我哉

張南軒曰、何有於我哉、汲郡呂氏曰、言我之道、舍是三者之外、後何有此說、於文義為煩。

按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可謂云爾、已矣、孟子載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然則不厭不倦、夫子

仁而既若此說

平日所承當、不煩更謹、何有於我哉、亦可相證。

○德之不脩

是四者、以他人而言、人有是四者、雖聖人與居、弗能化為、故夫子以為己之憂也。

皇疏、孔子恒憂世人不為上四事也。

○吾不復夢見周公

是失子自嘆身之衰也、昴所以嘆世之衰。

嘆衰言不復夢見、可知未來之前、實屢夢見也、註如或見之句、似言非夢非覺、恍兮惚兮、彷彿見之、恐未

既非夫子之旨、程
說何稱之有、不知
吾儒之老莊宗旨
本自有別、語之粗
可矣、

穩、夫夢非實際也、然就夢中言之、見者實見之也、烏
得如或解、程註尤不貼本、欠
至人無夢、元是老莊家之言、無足取、何必回獲於思
夢、
朱子曰、程子之意、蓋嫌於因思而夢者、故為此說、其
義則精矣、然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也、
○志於道
道如君子之道、堯舜之道、吾道、夫子之道、之道是與
日用當行者、雖非二事、而文字所指示、各有謂也、朝

聞道章、當參考、註一云、事物當然之理、一云、人倫日
用之間、所當行者、如判然二物、不知其具其義、果精乎
竊思、竟不若一意解之、

○依於仁

是不論得於身、未得一意、依樣而行也、
仁字、指其脉理也、
依於仁、專以行而言、是偏言之仁、不當大重說、

游於藝

六藝如禮樂射御書數四者、皆士大夫不可

缺之事、而從事于此、亦有玩物適情、可以優游廣意
思者、君子講學力行之餘暇、優游于此、不虛度光陰
于無用之事、適情之中、成有用之器、如是而已矣、不
必言至理所寓、不必言小物不遺、由此推之、禮樂在
六藝之目、亦唯名物度数進退周旋而已、搏拍考擊
詠歌舞蹈而已、若禮之天經地律、樂之理性情、是章
本意所未及、
張而弗弛、文武不能也、聖人弛之于六藝、可謂善弛
者矣、

不悱不發、不以三偶反、
悱字後心、思亦在心而言、意與憤不相遠也、
反如反命之反、之啓祭之人、
哭則不歌、不能如哭類也、且以孔子論、
哭而論歌不歌、其非己之喪、明矣、然無服踈族及朋
友故舊、聞之死、亦必為之哭、禮也、夫子哭顏淵、季路
伯高之類、可以見矣、不當專為吊哭、
用之則行、藏
安於所遇、昂安於命也、夫子季稱天、天者命之所出

又屢稱命、命昂天矣、非二物、尹註命不足道、惡殊、朱
子嘗言命、只是尹氏添此一脚、本文非此意、然不以
為非何也、
葛屺瞻曰、行藏指道言、能使用他、便把胸中蘊蓄、一
齊展布出來、若舍了不用、便把蓋世經綸、盡教收藏
了去、
子行三軍、
三軍只是軍旅云爾、凡稱呼用熟套、古之人皆然、
好謀而成者也、

人
成者、謂制勝濟事也、不必謂成謀、
軍旅言謀、必是權謀方畧矣、非平常詢謀之類、凡近
小事、豈必須謀畧、亦何祖竊必懼、謝氏失於言、
及各有偏、皆不能如孔顏也、且以孔門諸子論之、如
子路丹有意、每在行、而不能藏、如原害閔子騫、能藏
而不屑於行、皆偏也、夫子未嘗有左右祖於此、但論
其不偏者、稱惟我與爾也、已、謝氏特舉不能藏者而
遺、不屑於行者、為未愜、豈其心有所偏主耶、至論欲
心有無、尤失是章之旨、

子路舉其所長、以為問者、激於前語、不能自下耳、謂之祖暴可也、謝氏以卑論貶之、則未得竅、

○執鞭之士、御者非不執鞭、而是章以賤役為喻、必是謂駟圉之屬耳、非御者、

○子之所慎、齊戰疾、勃如、蹙如、典申、大、氣象自別、尹註恐并、

三月不知肉味、

史記添學之二字者、非是集註不當據作解、

三月不知肉味者、餘感耳、夫子生於禮樂崩壞之時、夏殷之禮、且不得徵、况前焉者乎、乃偶聞盡美盡善之韶、其感為何如哉、宜乎三月不知肉味也、大學以不知味、箴放心者、謂平常好惡嗜欲耳、固不得與此相比擬焉、

先儒解是章、往往有嫌於着想之意、弗思也已、惡着想、起於老釋着想、元無可惡也、着想之中節、斯為聖為賢、着想之失節、斯為愚為不肖、是日哭則不歌、非着想邪、見堯于羹牆、非着想邪、食旨不甘、聞樂

不樂非着想邪、期悲哀、三年憂非着想邪、即、以着想
為不可、則喪祭皆廢矣、
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為樂二字、說不專指舜意、謂為樂之美善、如象如
武亦畧可知矣、未嘗意至於如此也、

○為衛君子

史記、為劉氏者右禮、為呂氏者左禮、與此為正同、
伯夷叔齊、
史記伯夷傳、不可信、說別具、

伯夷行事可知者、惟饑于首陽之下六字矣、加一死
字、便有可議、

伯夷唯求仁而不營身、與衛輒唯營身而不問仁、反
對、是足以解是章、不必論其他、

如我教年五十以學易、
皇疏、孔子爾時年已四十五、六、故云、

蘇紫溪曰、五十學易、分明是孔子五十歲以前說、
史記世家年歲七十、不足憑也、且卒以學易、豈成文
理、張芑山周海門說此、

在子以學易、自成
文理、五十以學易、
似無意義、

但練說子所雅言
詩書句執禮皆雅
言也執禮謂執禮
者雅言從古注為
正言不講於文義
為安

據集註解亦加字勝於假為是決不當改者
○詩書執禮

誠以戴記論之若曲禮內則諸篇屬執禮禮器表記
諸篇非執禮既言雅言非誦說而何若謂其意不止
誦說則詩書皆然何特禮註未穩
按陸大裕曰執即執字執藝古通用所謂游於藝也
可備一說
性與天道待其人而後語固非雅言然非竟不得聞
皆須熟識也程註恐未穩

此章意在講學一
偏朱注不可即
發憤忘食為憤世
則不知老之將至
句意味甚然

既言發憤處有
不發憤時王說
未安

發憤忘食樂以忘復老之將至

憤與樂是二事所謂並行而不相悖者不在講學一
偏凡憂世傷時皆憤若鳳鳥之嘆浮海之戲是也樂
乃在飯疏曲肱之中者日又一憤一樂互迭進退無
復他慮不自覺老之及也非年數不足之謂
王陽明曰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是真無有己時
樂以忘憂是聖人之道如此真無戚時恐不必云得
不得也
○非生而知者好古敏以求

凡妙理使藝者皆
非不由學也然自
他觀之其鍾悟獨
遠如生知然竊意
聖人之生知亦復
如是

孔子生知而不自處於生知、但以好學自標、是所以
為孔子也、折竟舜以來、歷世聖人皆不自謂我生知、
我聖人也、昂自聖者、必不是聖矣、尹註宛轉委曲、大
失正意、
孔子以生知之質、又夙志于學、而好學之篤、所謂學
者可知、己果如尹註、是孔子志學好學、皆在禮樂名
物事變、而義理不待講求也、而可乎、
高中云曰、聖人心不自聖、故自見好古敏求也、孔子
以天授之聖、而又好學之至此、其所以集群聖之大

^成生氏以來、未有盛焉者也、

○不語怪力亂神

武力起群、於理何不正之有、夫盪舟拔山、世人所羨
而君子所不尚、故夫子不語之耳、註等之悖亂非理
何也、添一勇字、亦未愜、

神謂降福降災、憑人託夢、凡神異之事也、亦與怪不
相遠者耳、若鬼神妙用之理、則不在此例、當別論、

○以我為隱乎 無隱

諸弟子蓋疑其所見聞之外、別有高妙一路也、故夫

子告以惟如是而已無復蘊奧也猶告曾子以一貫之意矣
子子之疑疑其更有高深者也非以其高深而起疑也
是章殊不見俯就之意又無使其不躡易之義
孟子曰君子中道而立能者反之何等簡易明白何等公平正大為是章註脚亦可若俯就之說竟不免于私意猶是為可幾及使日尋之也仍是隱矣
○文行忠信

古之所謂仁義忠信當時恆言人人知之非僅著一家之言善人雖無學豈不得志於仁乎

行謂當身目前之行入考出豕之類
是章平說程註忠信本也不必講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有恆者難字
子曰非衍文是更端也
葛屺瞻曰意雖相屬而有子曰字未必是同時言
善人無學不知道則不能識仁也張註志於仁句恐未穩
善人有恆者是學問外之人然其平素豈必無自勉
自修者今武人俗吏有不知一丁字而行起群者則

其平素必自立志有所勉有所修雖不知道而間有
暗合者亦頗費精力非專由質之美也所謂善人有
恒者蓋此之類也張註偏歸之於質恐未穩
善人有恒者在學問外其於聖人君子非倫也是各
自為類已註取有恒者與聖人論其高下及有恒為
入德之門皆失之
夫子教人雖互鄉童子亦必誘以君子之道也未聞
誘以善人之道也
聖人君子既不可得見矣於是字欲見善人而亦不

可得矣止為有虛為盈釣為泰者溜皆是乃有恒
者亦不可得見也是歎世道益下風俗頽弊耳非教
誨之語

○釣而不綱

孔安國曰釣者一竿釣綱者為大綱以橫絕流以繳
繫釣羅屬著綱邢疏誤解以後二句分屬前二句集註沿邢疏
蘭洲先生曰綱者以數十釣鉤繫短繳乃羅著一大
長繩沉之水中俟魚中釣曳出大繩捕之也今江都
漁人多為之者所謂長繩者是也安國初言釣者一

竿釣以示網多釣獲魚亦多又曰孔子釣戈不必為
祭祀賓客亦唯娛樂耳
蔡虛齋曰釣戈皆男子之事雖聖人有時為之魯人
獵較又非特少貧賤時耳
張芑山曰只就聖心發皆中節處看謂聖人不得不
取與謂聖人^有意節取皆非合鄉黨庶焚章觀之見聖
人廣大氣象天地合德處語意自治
聖人正大之心與浮屠慈悲心自別其於物也斧斤
以時數罟不入若是而已矣洪註養祭不得已非也

○多聞擇其善者多見知之次也

言也故曰聞矣行也故言見矣其實互發而古今一
也

葛屺瞻曰夫子自認知之次也

○互鄉難與言

謂不可與之交言語也註不必添一善字

與其進也唯何甚不保其往也

唯何甚至往也十七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

唯何甚蓋答門人惡之已甚也

與、謂與之後事也。取其潔進為施教之地，未可以許解焉。往，是以往之往，非既往之往。按鄭玄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未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也。皇疏邢疏並謬解去後為己去，集註蓋襲邢之謬。潔與進在當面，退與往是後日之事。

○君子不黨

黨，朋比也。若助匿，是黨中之一端。己未可以為訓詁，孔註逐文作解者，而集註襲之。

他

○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八字一氣讀、

將欲和之，則必使反之也。和字顧必字緊，相承重。在不敢以吾之和亂彼之善，小註似優。

朱子曰：與人歌，且教他自歌一終了，方令再歌而後和之，不於其初歌便和，恐混雜他，不盡其意。此見聖人與人為善。

又曰：是直俟歌者徹章，然後再後頭和之，不是半中間便和。

云爾者然為之不厭
語人不倦之言也此
二句亦他人稱孔子
之言觀則字可見

○為之不厭可謂云爾而已矣教之地亦可以許
邢疏為猶學也

辨疑為與女為周南之為同

云爾畧承當之辭亦非公然自認語氣猶是竊比之

類

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唯與唯目亦然之唯同言吾輩不能學正唯在此上

○子路請禱

先王之禮不禁禱亦從人情也其實無有應驗之理

余嘗愛宋武帝不

豫大臣入侍醫室

臣謂祈禱神祇事不

辨惟使侍中劉昫

以疾告廟帝已劉昫

起於臥中帝有夢

而天寶則明有後世

庸君之不可及者至

於今時或無益而猶

祈禱神祇以表故事

亦惑之甚矣凡事既

知其無用而猶仍舊

習不能去之者可謂

惜博矣時

則不若弗為之愈者故眾人為之不足非也至於子

路欲為孔子禱則近乎惑矣集註及諸家皆不非子

路之禱而非其請於病者未愜又或謂在他人當禱

禮也在孔子無可禱則不必禱亦非

有諸誅曰

有諸拒之也夫子不欲禱因問其事之有無昂不肖

之意矣非問禱之理亦非實未知事之有無而問者

子路引誅者不解夫子之意也

據士喪禮疾病行禱若定禮然是殆不然也孔子之

子疾病古本無病
字釋文云集解於
子字下第始釋病則
此有病字非然則
是時非病甚也

時果有是禮也子路舉禮文可也何必遠援誅而對
且既定禮矣子路不順請焉夫子示不順問有無而
又焉得而止之哉儀禮之不可信如此
丘之禱久矣
是不拒之拒也益見禮之無益
是時夫子雖病萬而不死也蓋以子路在知之
○奢則不孫寧固
孫遜同不遜即驕汰矣
中難見乃施寧字工夫斯寡所失是通人之至教矣

坦字無常之意
長與坦對恐當
作帳、讓、即坦
貞威、即帳、貞

非特救時弊又未見不得已之意晁註失歎

○坦蕩、長戚、

坦與長對、意亦畧同、坦謂常、如此、不軒不輕也、今
日亦蕩、明日亦蕩、今年亦蕩、明年亦蕩、所
謂平也、

長戚、憂戚之無窮時也

子溫而厲

是章、只當就成德想其形容、不當靠氣質作說、
程說、不必采入

王之生不在太王薨之後也。殷紂未立，西伯嚀而泣，雖有神聖之智，不能逆睹。後來廢興也，乃欲付諸祥瑞，豈非儒者之言。翦高見于魯頌，固是推本之辭，已後令其不然。魯頌作于魯國僭亂之時，安足取信焉。或曰：翦高是魯人之溢美，誣說典書肇基王迹，不可一例。秦伯之為至德，蓋在民無得而稱上，當時唯孔子知之，而不明說其事，不傳以至於今，亦無得而稱焉。張彥陵曰：秦伯彼時亦不知後來有天下，亦非忠高。

秦伯仲雍二人勤
髮文身，示不可用。
出年史記吳世家。
吳越春秋亦云：非
歸以之倡，如秦
伯瑒季仲雍文身，
左傳所載出平子
貢一時之說，亦
不可確信也。

而有心讓天下，夫子自後追論之，故如此。且
歸有光曰：太王誠不勝區區之愛，欲傳季歷，然太王
賢者終勝其私心，以典義也。秦伯逆探其微意而先
去之，托於採藥毀形，自絕使太王不得已而傳季歷。
季歷不得已而有國，終不暴其讓國之跡，以彰親之
過，能曲全父子兄弟之情，所以為至德。
斷髮文身是仲雍之事，秦伯則端委矣。歸說混同者，
蓋偶然之誤。
○君子篤於親

此亦無據

孝 孝

辨疑、吳氏分為二章、實為愜當、又以為曾子之言、則却為過慮、聖賢言論、豈無旨意、偶同者乎、張芑山曰、仍是孔子語、無子曰者、脫簡耳、

○啓予足

曾子平日、首察慎、察臨死方卸擔、此舉其平日修身工夫、示門人耳、其意止乎足哉、舉手足、亦是謹遜之意、

葛屺瞻曰、此處原不曾論及於孝、

先儒皆以孝道解是章、蓋考經一書、作崇耳、

此老一切以不善為出於物欲、今豈謂人生於氣稟之偏者亦多、故其將死也、重致深哀、真心了、亦其善之所由也、不偏在物欲之亡、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大抵人之有不善、出於一身之欲、自聲色臭味、以至貴賤榮辱、皆足以喪志放心、身今將死、是教者、泯然掃地矣、故其所言、鮮有不善、是常人之情、而曾子謹以自喻、

人窮反本、註援引恐失當、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君子、以位而言、與下文有司相照、

勤容貌、籩豆之事、

是教語、皆就敬子身上言之、蓋切中於其病者、不當作通論、註學者所當操存省察、恐太泛、

曾子專以制於外者而言也、未言及養於中、斯所以造敬子典、尹註恐非程註出辭氣、正由中出句、亦未穩、

籩豆之事、謂之禮、之求、謂之道、之支、謂之義、則不可、註道、雖無不在句、全體固無不該句、恐非此章之旨、

○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蔡虛齋曰、大節、以事變言、不就君子身上說、葛屺瞻曰、臨大節、過變而當生死利害關頭、于係大得緊、

○興於詩、禮、樂

詩、特以正者而言、不帶邪者、刺詩亦屬正、至如漁詩、有損無益、非此所論、故孔子嘗放之云、餘詳于詩說、朱子曰、古人自少時、習樂誦詩學舞、不是到後來方始學、如云興立成、非是初學有許多次第、乃是到後來方能如此、不是說用工次序、是說得效次序、

小學大學之說出
平夫子沒之後蓋
孔子時亦設也非
么廢也

至於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抑亦未矣、註不必論、
葛屺瞻曰、夫子說興起得鼓舞、在於歌詠的詩、植立
得堅固、在於規矩的礼、成就得渾融、在於和平的樂、
詩書禮樂、是為學之資、夫子當時所以教者、弟子者、
註不必分疏、小學大學內、則亦不必據作說、夫子居
魯、小學大學之設、蓋廢久矣、豈必規之於此、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之字指道也、由字可徵集註亦是之意、但以當然所
以然解焉、未貼本文、

民之顛蒙、善導之、則由道而行為、欲使其自識別乎
道、則有弗能者、
○驕且吝、
辨疑、註驕吝相因之說、皆是硬說、驕與吝元是兩種、
實非同體之物、試於天下人中、以實驗之、大抵驕而
不吝、吝而不驕者、多驕吝並有者、少比之一於驕、一
於吝者、尤為可鄙、
按語類、問驕吝相因、朱子曰、孔子之意、未必如此、某
見近來一種人如此、其說又有所為也、既曰一種人

又曰有所為則恐不可以解經矣。註勢常相因。天下人之未云云。豈非過當哉。吾通於諸事。技藝上尤多有之。不特財利也。驕字每與吝相對看。○不至於穀不易得也。皇侃本得也。下有己字。子張未可詒。且揚氏未辨子張于祿之前。幾年之學。輒詒之何也。豈直以士之求仕為鄙事。與况于祿別有謂乎。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是章、形狀一箇君子、使人破的也、非說工夫、

篤信、是信之篤也、篤厚也、如是而已、註力字、無所當、
篤信句、以知而言、守死句、以行而言、本文直截、簡易、
註多纏繞、四句則字及效功、皆本文所不及、

註芑山曰、守死只形容所守堅定、猶至死不變、死而後已二句意、

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

是篇當以子曰起之、別為一章、

而耻字、分明兩邊說、言如彼亦耻也、如此亦耻也、不當為一人而貧賤於有道、富貴於無道者、

有道之貧賤、謂之碌、庸人可也、若無道之富貴、恐非硬、乏人、後非茲邪、亦是阿世、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林次厓曰、此只是不相侵越職分之意、謀是謀欲為之也、故不可若窮居思天下之事、草茅言當世之務、亦可謂出位乎、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學如不及、言工夫當如此也、猶恐失之、屬評語、言其能用工如不及、吾尚不能保其及得也、且為他恐其失之耳、甚言學之不可弗汲也、曰及、曰失、皆以追止而喻、

朱子曰、譬如捉賊相似、須是着起氣力精神、千刀百計、去趕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視他、不管他、如何柰得他、是解勝集註、但捉賊不貼本文、

魏、子而不與焉、

與、如與、有力之與、不與、謂無少矜伐之色、夫魏、之

成功不特不敢自以為功、而如與我事不相聞者也、
恐非不以位為樂之義、

蕩：字民無能名焉 巍、字 煥子

高中玄曰、民無能名者謂凡^民耳、帝力何有於我、是也、

民無能名與泰伯、民無得而稱、正同、眾人無能名言
其德也、下文魏：煥字是注孔子名言之也、與民無
能名者自不同、

尹註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既非本文正意、又無所發

恐不當采入

唐虞之際於斯為盛

孔安國曰、堯舜交會之間、比於周、周最盛多賢、亦然
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人才難得、豈不然乎、
李南黎曰、自唐虞交際之盛、直到今方盛、

葛屺瞻曰、盛即指周、蓋五人十人較言、非論其德之

大小也、然有婦人而十人之數不滿、此正見才難處

唐虞之際下、添歷夏殷以至周一句、方得本文正意

蓋夏殷亦不過三五人而已、孔註未備

三分天下
辨疑、三分有二、大約言之耳、當時叛殷、歸周者必無限期、是綿、而往、歸之不已、豈有畫定界限之理、六州三州之分、此鄭玄之鑿說、刪之可也、
○致美于黻冕、天子大朝會祭祀及諸侯相朝聘之類、皆服之、左傳晉侯以黻冕命士會、是也、下篇冕衣裳者、註責者之盛服也、可見不必祭服矣、國外註所致節者、宗廟朝廷之禮、却可從、

揚註引有天下而不與失竅、

鄭玄曰、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又註下、
曰、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欲名六藝之卑也、
高中玄曰、不是惜他、皆所以贊其大也、
吾執御矣、

按註、聞人譽己、承之以謙、沿鄭註、然鄭不謂惜之之
意、故上下註相接、無罅漏、集註既曰美、又曰惜、則謙
意不純、

○麻冕禮也

冕必有覆、有旒、非緇布冠之類、然麻冕非冕名、此欲

胡氏許氏以緇布
冠為五冕之總名
是謂寧其義始
回至也

謂衣冕之物、故稱麻冕耳、註家不之察、但以古無麻
冕之名、且以細布冠充之耳、集註沿古註、以與下
周禮、六冕以平板為主、而用三十升麻布衣板、
并下禮也、

君辭升成并、禮固有之、然亦禮之一節、而非定禮、又
非通鄉士大夫者、其常儀、只是堂下并畢已、故升成
并、非是章所論、註不必援、

○毋意毋必

蔡虛齋曰、本文無循環意、

○文不在茲乎
文猶言道也非謹辭是承文王文字而言中庸文王
之所以為文語意正同
是與天生德於我一例即以禮樂制度則夫子必稱
周公者不在文王
○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將是不敢質之辭與蓋字意相似
聖是盛德極至之稱註聖無不通不必講恐與下文
字礙

註既曰聖無不通又曰多能乃其餘事是似岐知行
恐非本文之旨

大宰知我乎

林次崖曰不以子貢之所稱者自居但以大宰之稱
己者自居又推却那聖字不敢嘗謂賜也非知我大
宰其知我乎

君子多乎哉

君子不高多能亦實不必多能也堯舜以來群聖人
多材多藝獨推周公可見聖人不多能者多矣蓋多

能與聖元不相于也若率人之義非此所論苟以聖
無不通句先置胷中而作解仍是大宰之癡想矣

宰日子云吾不試故藝

蔡虛齋曰不必說記此言之時子牢因言云云只是
門人記夫子此言又以子牢之言實之也
試如字吾試行之也非人試用我言吾既不得發其
所蘊試施於世故徒用工夫於藝也

我叩其兩端而端

兩端只是物之始終本末也已至至於上下精粗

此文所包也蓋中人以上不可以語上夫子雖無所
愛豈敢以上者強聒於空之鄙夫哉圈外諸說多
過當舉器馮物敲其底以竭其殘餘故謂竭盡無餘為叩
俗言敲底是也
聖人俯就賢人引高之說恐難據凡夫子之謹辭皆
出於無意也程子豈以為有意於謹邪若夫引而自
高恐正是伊川地位非所以論孟子
樊遲雖非顏曾之倫而其於空之鄙夫不亦有間乎

尹註援摭失當

○鳳鳥不至

是章借鳳圖之為瑞與否姑不議可也夫子豈屑乎
解夫鳳圖之為瑞與否姑不議可也夫子豈屑乎
此小數哉亦因流傳之言發端云爾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

衣裳隨冠而變自有定規故冕衣裳者謂冕服也猶
言衮冕服皮弁服之類矣註冕而衣裳句不通世豈
有冕而衣裳者哉

尹氏曰、瞽者不欺其不見

今人相見揖拜多忽於無目者是常情不自知其欺
而歸於欺聖人反之可以見其不欺之誠矣即矜不
成人惠愛焉可也何必嚴敬焉

見之雖少必作

上見齊衰之見是相會之義此見字是觀其來也各
有所當非重複試把雖少兩字安見之之上意則了
然
高中玄曰、雖夜必興、不言寢而寢可知、變色而作、不

言坐而坐、可知、今既謂之作、則坐何待言、宜從本文、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 彌堅 忽焉

喟然歎曰、與莞爾而笑曰語意正同、既歎而後發斯

言以述其意也、不當以首節為歎辭、

喟然之歎、蓋亦觸事而發也、其事無緊要、乃不記耳、

胡氏乃定為無上事、思拘、

張芑山曰兩彌字一忽字皆顧眄不及摸投不定意

思、

高堅前後皆所以形容夫子也不當作語道體

高堅二字、正見顏子痛學、痛知夫子之德、不可及、高堅前後四句、即今替數夫子之德也、下云雖發從之末由也已、亦非其高故也、非謂初時所見、此蓋發仁者說、

高堅前後、皆非實際、但顏子初時所見如此耳、及其

學熟、乃見有立卓爾、無復前時悅物形象也、高堅前

後、由觀者早下故也、是非所以贊夫子之德、况道體

乎、顏子之深知夫子、宜在有立卓爾時、先是未能深

知也、註以為高堅前後、為深知之言、恐未穩、下註又言

夫子道維高故、而教人有序、高故指高堅前後而言

也、亦非、

博學於文也、

博學於文也、是不煩解說者、不必以致知格物硬說

欲罷不能。朱子曰：胡說歸功聖人句，未安。蓋此非有所歸功，但叙其所學之本末，而歎其未能遽至聖人之地耳。○病間曰久矣哉。吾誰欺天乎。皇疏：病勢斷絕，有間隙也。病甚，雖知之亦不必言者，蓋曾子之筭事由己，故舉扶而易，然後為安。夫子之臣，道在子路，故不須強病窮詰也。是以間時而有是語，已據久矣哉句，蓋固已

知之矣，非知昂言為註，病時不知，既差乃知，恐非本章之旨。

孔子是致仕大夫，豈必不容畜家臣哉，但孔子貧無家臣，而久皆知之耳。若在禮，不容畜家臣，而妄為之，是大愚人耳。子路恐不披摺，至于此註，不當有家臣為未穩。全章只是責子路矣，無引過自責之意。吾誰欺二句，極言人決不可欺之意耳，非以此為欺天莫大之罪也。圈外諸說，亦皆適當。

從不得大葬

大葬謂葬禮盛備而君臣禮葬亦在內但不當專係君臣上

是章專答子未^終必有垂警他人之意

○韞匱而藏諸

韞韋匣也崔駰達旨曰韞擯六經服膺道術註曰韞

匣也陳孔璋悼龜賦曰山藟蘆抗既擯且韞

求善賈而沽諸

葛屺瞻曰賈讀為高賣之賈音古

九表屬楚之表思
戰國策呂東萊大
事記云孔子所居之
九表也

○子欲居九夷

九者多數之稱不當定作九種

○自衛反魯然後樂正

道已不得行矣於是傳後之意切故反魯把禮樂一

整頓耳若周流中雖未必無所得而恐無意於參互

考訂也何也若有用我者禮樂將大興從不制作更

張亦且損益斷補有大着力處豈止刪削次予公麼

之事哉故曰周流中無意於參互考訂也以其所志

大也已

○不為酒困

謂不為酒所困也

逝者如斯夫

包咸曰逝往也凡往也者皆如川之流

邢疏此章記孔子感歎時事既往不可追復

辨疑逝者二字惟以以歲月光陰言之

非徒歎光陰亦勉人愛時進學也但不當作道體

好德如好色

史記招搖帝一條不足信據註不必引

未成一簣

蓋偽撰者取於論語以湊合書文也非斯語出於書

○語之而不愔者

不愔亦以對語時而言未及力行顛沛等

杜曰人曰不愔昂所謂於吾言無所不悅也

○苗而不秀者

邢疏此章亦以顏回早卒孔子痛惜之為之作譬也

○法語之言能無後乎

楊註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及或喻數句蓋有為

苗而不秀、於穀子無所比、和說不道

而言也、本文殊無是意、本文能無字、字以見夫人不能不後也、不能不說也、無有不達不受者矣、楊氏文外生義、大與本文礙、雖在圈外、恐不當采入、
衣敞緼袍

○ 緼袍、綿著衣也、舊解以為絛著者、蓋以綿袍不太賤、故作是解耳、殊不知綿袍對狐貉自有貴賤也、古者以狐貉之溫禦寒、而貧賤之人、弗能辨焉、若夫新涼殘寒、不宜喪之時、雖富貴者、亦服綿袍也、但大寒服狐貉之時、而仍綿袍禦寒、是所以為賤、故曰綿袍對

狐貉、自有貴賤也、况有一敞字、字集註沿古註

不枝不求

枝求、皆生於羨、枝帶妬、求帶誦、

終身誦之

註、自喜其能句、稍有病、

朱子曰、終身誦之、亦不是、他矜伐、只是將這箇做好底事、終身誦之、要常如此、便別無長進矣、

○ 知松栢之後彫也

湛甘泉曰、後彫也者、不彫也、

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仁者之不憂、由其所安而然也。若理勝私、蓋有不
足言者、註恐失竅。
勇者之不懼、亦只以其果決而已矣。若氣配道義、本
章未有是意也。
是章三平語、只是評論耳、註學之序、不必言。
○未可與權。
東匡曰、權、今之法馬也。若今秤稱錘、往來取中者、蓋
昉於唐宋之間也。

唐棣之華、偏其及。室是遠而

唐棣與常棣、蓋同類、或一物。何玄子曰、常棣花、兩
相麗、如垂枝海棠一般。

偏作翻者是、而及如字。

是詩全篇不可見故、難強解、然隨文解之、亦有可知
者。蓋唐棣花、兩三相麗、本同而未異、一東一西、其及
翻然也。以喻我與汝、一彼一此、遠相離異也。恐亦男
女相貽之詩矣。或兄弟朋友之睽離者、
求則得之、不求則弗得、諸君子皆以道之高遠、慮力

不勝不敢求至焉。是夫子之憂也。故每言其易以勵之。如仁遠乎是也。然而無有能驕其志者。也是章示鞭策之語。言其易者也。意謂至焉不難。唯病求之。不真為己。程註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句於是章。恐背馳。

鄉黨

○恂々如也似不能言者

張卓菴曰、似不能言、正形容恂々處、似字、緊承如字、說者字、自相呼應、集註分容、貌、詞、氣、並言、非是、

便言

註、詳問、蓋摭入大廟、每事問為說也、然彼說一時事、此總舉言語、意有不同者、不必挾問說、

○朝典下大夫言侃々如也、上大夫言訥々

此上下大夫、從孔子分上下也、不當摭王制、以鄉典

大夫分爲、蓋孔子亦大夫也、位次在孔子上者、爲上大夫、此歸在位次在孔子下者、爲下大夫、總註、事上接下句、元典本註、礎却典是說合、
孔安國曰、侃、和樂之貌、闕、中正之貌、是章、當典、閔子侍側、章、參者、註和悅而諍、似隨文生解者、恐非、閔子侍坐、氣象、
按玉藻、二爵而言、註典、闕、同、是亦可以見字義矣、和悅尚可、竟未見諍意、
典、如也

諸家辨、典、容典也、楚辭、聊逍遙兮容典、皆舒後之義、

既踧踏似不安、而又典、有泰和之貌、典、所以足踧踏也、註威儀中適、蓋亦隨文生解者、

○左右手 襜如也

張彥陵曰、左右手擯者之常禮、重在衣襜如也、

襜、蔽膝也、又車帷爲襜、皆平直者、此借作腰下之整平直不亂之貌、言如襜也、

○立不中門

林次崖曰、出入不申中門、禮也。聖人不重在此所重者、立不中門耳、蓋立是未出入之時、常人多忽畧而聖人獨不然。

皇疏、門中央有闌、以礙門兩扇之交處也。門左右兩楹、遠谷堅一木、名之為楨、以禦車過、恐觸門也。

行不履國

皇疏、忽上弁限似自高矜、又人行跨限已若履之、則汚限、則汚跨者之衣也。

攝齊升堂

齊衣、裳皆有之。此指裳而言。曲禮將品席、容毋作而手摠衣去齊尺。孔疏衣謂裳也。齊是裳下緝也。又云摠衣趨隅、孔疏、衣裳也、皆可相證。註引禮、小變其父者何也。

暹顏色怡、如也。復其位、踧踏如也。

上文有言、君在踧踏如也。是堂下之位、固踧踏也。然則此出暹之色、而升屏之氣、而復位之踧踏、乃其本分。爾與出暹之色、不相于。註以復位之踧踏、為敬餘。則未升堂之前、何為踧踏也。

○上加揖下如授

執圭有時而高有時而卑卑者如授物之容高者如揖人之容也非平衡之謂

勃如戰色

鄭玄曰戰色敬也邢疏戰栗其顏色敬也

享禮有容色

享禮束帛加璧而無圭集註稱圭璧襲古往之謬也是節形容親切不似假設之語晁註蓋謬

馮厚齋曰据在氏火遷所戴恐不無軼事是書出於

門人之親記烏得而疑之

○不以緝緹飾

蔡虛齋曰齊服用緝飾喪服用緹飾

凡緣飾領袪齊皆有之註特舉領緣何也

饒氏曰集註本古註說也然擅云練衣緣緣古註誤以緹為緹

按爾雅曰一深謂之緹^再深謂之窳三深謂之縶考工

記曰三入為縶五入為緹七入為緹是緹與緹有淺深之異而已然則喪服三年之外恐當有緹飾者也

不必以檀弓文異而生別解、
邢疏、徼今禮俗文作爵、謂如爵頭色也、

紅紫不以為褻服

又有常服、可以接賓客、可以私出行、既非褻服、又非
朝祭服、若朝祭服、自有一定之規、常服則不然、紅紫
註、宜旁及常服、至於朝祭服、則不煩言、

當暑於締裕必表而出之

孔安國曰、表而出之、加上衣、邢疏為其形褻也、
表者締裕上加表衣也、出之者、褻表衣而露出締裕

也、蓋加表衣、而形不褻矣、出締裕而當暑之服、不廢
矣、按表大記曰、凡諫衣不絺、非列采不入、締裕不入、
入、締裕不可以為表衣也、明矣、

緇衣 羔裘 素衣 黃衣

緇衣素衣黃衣、並謂表衣、

冬之裘、夏之締裕、春秋之袂袍單中、其位一也、

非帷裳必殺之

深衣之裳、雖殺亦稍存、縠績、說別具、

羔裘玄冠不以吊

深衣無裳、無縠、
縠、說亦別具、

張芑山曰、非止衰死、所以重朝服也、
曰衰死、曰重朝服、皆有理、然是篇所重、在容觀適事
宜而已、

吉月必朝而朝

孔子晚年仍在大夫之列、非致仕說、見于憲問篇、
郝京山曰、朝服緇衣也、帛玄端、
按孔安國曰、朝服皮弁服、蓋認

戴記多勦說、其所記典論語同者、取之論語耳、非論
語有所襲也、且孔子動作、有全同禮文者、又有獨烏

者、然門人乃記其所觀而已、則雜禮文固有之者在、
是篇皆孔子所親行矣、且作皆記孔子勦容者、蘇註
蓋認、且與註所謂君子、謂孔子、相左、恐不當采入、
齊必有明衣布

孔安國曰、以布為沐浴衣、皇疏浴竟身未燂、未堪著
衣、故用布為衣如衿、著之以待身燂、自然合齊、
明衣、只是浴衣矣、浴衣常有之、而其稱明衣者、為齊
別製、而立之名耳、
○食不厭精、膾

餒釋文云本又作
餒按字書餒與餒
同魚臭也

食養人、豈必於精粗、膾豈必害人、是葷只言、食尚精
膾尚細、弗禁於至精至細耳、比之他物有期限者、而
可知矣、
張芑山曰、是葷、總是聖人隨物制宜、自然合葷處、不
必專就寡欲衛生上說、
魚餒而肉敗、色惡、臭惡、不時

俗語、囊滿為飽、空為餒、以其勢而言也、魚餒蓋亦然、
鮮者氣充、不鮮者氣歛、歛昂餒矣、海魚死徑日、猶可食、
如河池之魚、既死者多、不中食、况不鮮氣歛者乎、此

史記仲尼世家、魚
餒下無而字、此蓋
因上句誤衍也、餒
上不合有脫字、餒
而餒猶言餒且餒、
魚餒與肉敗、自是
兩事、不容用而字
愚按前曰餒
與敗也、又曰
曰餒與肉敗
兩事

魚、必是河池矣、非海魚、芻豢、則未敗者可食、物各有
所當也、

據魚餒而肉敗例、上文食饅而餒、餒上似脫一字、或
脫酒字、與是未可知者、

色惡臭惡、蓋通諸物而言、總承上文也、不物承肉敗
矣、

按朱子曰、不時不食、漢詔所謂穿掘蒹葭、鬻養強熟
之類、是可以補集註未備者、

此下、接以割不正、不得其醬、可見主意不專在傷人

上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當連續作讀，不宜分截作四
樣解。割不正不食，當連讀作讀，不宜分截作四
正，不必方，當方者方，當圜者，圜長者短者，厚者薄者，
廣者狹者，物各有當，是為正耳。
沽酒市脯，
沽市，並當訓賣。
邢疏：酒不自作，未必精潔，脯不自作，不知何物之肉。

故不食也。

此不必挾康子之藥說。

不撤薑食，不多食。

薑能和鼎味，且解毒殺氣，故古者多用調味。今胡盤
食亦然，是以不徹而食，亦不多食也。夫通神明本無
魯語當州。

張芑山曰：不多食，承薑食言。

按醫書引此文，皆若張解。

祭肉不出三日。

泛言祭肉、則鄉里親朋所饋皆在其內、不持家祭肉、
惟非公祭肉而已、若顏淵之表饋、祥肉可以見矣、
出三日不食之矣、

仁齋曰、若出三日、則雖祭肉不食之、恐傷人也、

東涯曰、集註以此一句、解上祭肉不出三日之故也、
古義以此一句、亦為事實也、通考此篇備記夫子言
動而未嘗有一句解說其故者也、况不食之矣、是實
語、非虛語、

雖蔬食菜羹

皇疏、蔬食、蔬食、蔬食也、

蔬食、當作蔬食、與曲肱章同、若以為菜食、則與菜羹
複矣、

聖人不極口腹之欲、固然、但以聖人為無嗜味之心
者、亦不情、

朝服而立於阼階

註或曰一條、當刪、是出於註疏、據郊特牲者、
仁齋曰、禮記有安室神之說、蓋漢儒依孔子附會也、

○康子饋藥

揚註引大夫有賜、恐失當、所謂大夫有賜者、以士受而言也、孔子大夫也不當據此禮作解、然當時魯師之尊、魁於大夫、猶大夫之於士也、所解之意則可、
○庶焚
皇疏邢疏、並據雜記、為孔子家庶得之、唯家語以為國庶失之、
○先嘗之、有必畜之、
先嘗之、重君賜也、不必問餘之順賜、兼身復與、
賜生不畜殺、亦重君賜也、非仁之、

東首加朝服

若南首北首、則其位東鄉、為室中之尊、其不可以臨君也、必矣、若西首、則君之出入、病者之足向君、亦為不敬、胡必東首也、非受生氣之由、
張彥陵曰、若曰受生氣、豈獨君視之時為然、非、此只云東首、而不云北牖南牖、則有未可知者、集註雖無明解、而暗承伯牛章、後禮疏遷南之說也、恐不必然、
病者東首于北牖下、君北面于南牖下、則於戶之出

入為便、理或然、

○非祭肉不拜

邢疏、拜祭肉、尊神惠

此只言拜於朋友之饋、則禮大重、故祭肉外不拜耳、

註通財之義不必言、

註敬同於己親不必言、彼若以祭子之肉未饋、豈得

不拜乎、則如之何、

○迅雷風烈必變

有非常之事、必有所以待之也、不必言敬天之怨、

正立執綏 不內顧

執綏、將升之事、不內顧以下、乃既升之事、註欠分曉

何也、

將升車、尤當防顛仆傾敗、正立執綏、至意在防備也、

非專事威容、范註誠意肅恭、恐失窳、莊敬無所不在

句、亦未釋、

入為伏理或然
○非祭因不拜
而疏拜祭因事神志
位亦未辨惟朋友之饋則祀大室此祭何外不拜乎
註東傳海祭引詩詩意南本聖夫祭非婦婦所不拜
辨樂車注會稽縣水數地五遠辨辨至遠辨辨而辨
辨於手則知之何
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
有注益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

110X
142
15